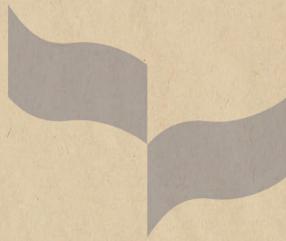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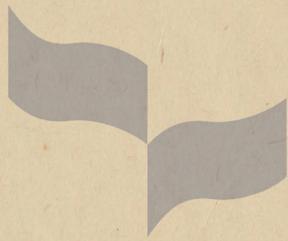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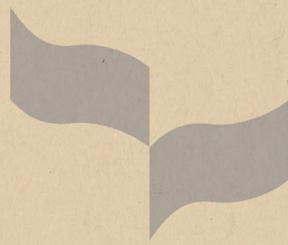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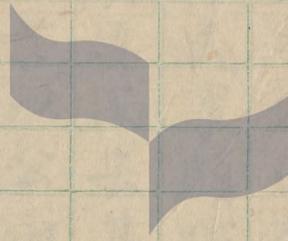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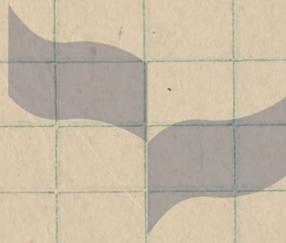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翰苑集廣義卷第十四

中書奏議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



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限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勑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北度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

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

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墮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歸庸調之成規初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閔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盭其貪

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  
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  
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揔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  
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  
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  
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  
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  
則地著固不以飭厲重其役不以竊怠蠲其庸則功力勤  
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  
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  
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

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匿物

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  
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國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  
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  
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  
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齎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  
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歐之避役  
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譎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  
不闕復以剗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  
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  
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  
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于聚斂懼或蠲除  
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

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  
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  
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  
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  
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  
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踳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  
踳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繚禁  
絲重傷痼瘡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  
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  
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判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  
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  
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

物宜故法雖久刻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

物宜故法雖久刻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  
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  
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  
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  
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  
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  
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  
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  
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  
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放給羣司  
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  
侵欺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窮困其事四也稅法之

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  
方岳頗拘于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  
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  
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于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  
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  
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以來以和  
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  
困窮其事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  
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于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  
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  
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  
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盡申聞

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於恤遂于逃死闕之稅額累加見

早薦火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而于盡申聞

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  
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  
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歷二十年餘兵亂相乘  
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  
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蒸黎感涕  
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  
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  
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  
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翅于此陛下倘追思大  
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于前則人之無  
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

唐書見文已

七  
百  
千

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  
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  
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  
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  
非止來獻誠可哀閔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  
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  
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  
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  
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貫加徵  
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  
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

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

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敕有司。何求不給。豈必苟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仁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于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

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  
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  
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  
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  
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  
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  
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  
盡事宜就于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并雖或未盡齊一決  
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  
但徵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仁民愛物言之好矣後王氏夫之論曰租庸調之法拓  
其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

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

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于調，庸而輕之于粟。三代以下，郡縣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適用宜民，斯為較得矣。土之有稼穡也，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禦其害，協其居，坊其疆，以淫撫其弱，以萎君子，既勞心以治人，則有力可勞者，當為之效也。地產之有餘者，桑麻金錫、茶漆、竹木、椽葦之屬，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勞而多獲，以資人君為民立國經理綢繆之用，固當即取于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輕，而庸調無嫌于重，豈非君以養民，民以奉公之大義乎？故曰：明君貴五穀，穀者民生死之大司也。箕斂以聚之上，紅朽盈而多，黍不耕之人，下及于犬馬，則賤矣。開民之利，勸之以

耕使裕于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  
示民以不愛其力以事上而重愛其粟雖君上而不輕  
與則貴之也至矣故惟重之于庸而輕之于租民乃知  
耕之為利雖不耕而不容偷竊以免役于是天下無閒  
田而田無鹵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勸于耕者  
尠矣且按唐開元戶數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戶  
租二石為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以萬麻清丈所定  
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其差無幾也  
田百畝而租二石幾百而取一矣而可給二百二十萬  
人之食以饜兵而不止三年之餘一粟之取也薄而庸  
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廣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皆以庸  
調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贍其俛仰皆出貨賄以餽糶

于農民而耕者監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貨賄不

謂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贍其俛仰皆出貨賄以饑糶

于農民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貨賄不  
騰調庸之職貢一定于戶口而不移勿問田之有無而  
責之不貸則逐末者無所逃于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  
于農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輸污吏猾胥  
無可求多于阡陌則人抑視田為有利無害之資自不  
折入于彊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計之唐之民  
固中天以後樂利之民也此法廢而後民不道有生田  
盡入于彊豪而不可止矣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  
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  
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虐取之憂不  
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稅十一  
而二十取一孟子斥之為小貉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

建國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蓋積數千年之困  
敝而競君橫取無異于今川廣之土司吸斲其部民使  
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三代聖王無能疾出其民  
于水火為樽節焉以漸蘇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  
之為也且天子之畿東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  
車之輓運旬日而往還侯國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  
可旦輸而夕返今合四海以供一王而饋餽周于遠塞  
使輸十一于京邊萬里之勞民之死者十九而誰以軀  
命殉一頃之荒瘠乎弗獲已而折色輕齎之制以稍寬  
之乃粟之貴賤無恒而定之以一切之準墨吏抑盡廢  
本色于就近支銷而厚取其值且使賤糶以應非時之  
誅求自非姦詭豪彊未有敢名田為已有者若且不察

而十一征之誰為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勸絕

而十一征之。誰為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勑絕  
生民之命乎。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後世困農而恣游民  
之逋役則重也。以較三代則尤輕。古者七十二井而出  
長穀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畝而一人為兵。畝百步  
耳。九百畝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以中則準之。凡糧二  
十石有奇。而出一兵。無歲不征。無年不戰。死傷道殞。復  
補伍于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盡革也。求兵于免租免  
庸之夫。且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為  
墮淚。則三代之民其死亡流離于鋒矢之下。亦慘矣哉。  
抑且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狩觀會盟。聘問逆女。會葬乃  
至。游觀畋獵。皆奔走千百之耕夫于道路。暑暵凍瘃。飢  
渴勞敝而死者。不知凡幾。而築城穿池。營宮室。築苑圃。

之役不與焉其視一歲之庸一戶數口而折絹六丈者  
利害奚若哉論者不體三代聖王因時補救不得已之  
心而猶曰十一取民寓兵于農之可行于今也不智而  
不仁學焉而不思亦忍矣哉後王參古以宜民唐室租  
庸調畫一仁民之法即有損益無可廢矣此又船山備  
言租庸調取民之善抑知行庸調之政必參行管子入  
國之政而後不失為仁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巡也即  
謂四面五方行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  
而施九惠之教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  
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  
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塋勸子弟精膳食問所

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

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鄭勸子弟精膳食問所

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  
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  
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  
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  
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  
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  
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  
養疾聾盲喑啞跛躄枯握遞者也謂兩手相扶者  
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  
殊猶離也疾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  
身而後止其養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

予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所謂問  
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  
九十以上一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  
日一問眾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  
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  
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  
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  
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  
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  
知識故人受資于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李萼說  
顏魯公陳清河之富云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  
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甲兵五十餘萬事一

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甲兵五十餘萬事一

郡之積充。牧如此。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畝而  
租二石。庸調絹六丈。綿四兩而止。宇文融韋堅王鉞楊  
慎矜。雖云聚斂。未嘗有額外之征也。取民之儉如此。國  
儲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嘗修蟋蟀葛屨之風。方且  
以侈聞矣。繇此觀之。有天下者。豈患無財哉。憂貧者徒  
自憂而益其貧耳。夫大損于民而大傷于國者。莫甚于  
聚財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二  
者皆以訓盜也。盜國而民受其傷。盜民而國為之乏矣。  
輦天下之金粟錢貨于內帑。置之無用之地。積久而不  
可用。愈積愈久。而數不可稽。天子莫能問也。大臣莫能  
詰也。則一聽之宦豎。威畹及主藏之姦胥。日竊月匿。以  
致于銷耗。且復以有為無。欺嗣君之闇。而更加賦以殫。

言見文已

七后干

民之生計是盜國而民傷也。有司無可贍之用，不得不為因公之科斂，以取足于民。于是而蔽上以盜民者，相習為故。且有司之科斂者一，而姦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長乘之而交相為盜。官盜一而其下之層疊以相剝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緩其正稅，逋欠頻仍，以愒幸於恩貸。匿田脫戶，弊百出以欺朝廷。而歲之所入，十不得五是盜民。而因以乏國也。唐散積于州，天下皆內府，可謂得理財之道矣。已散之于天下，而不繫之于一方，則天子為天下措當然之用，而天下皆為天子司不匱之藏。有司雖不保其廉隅，而無所藉口于經用之不貲。與姦胥猾吏相比，以橫斂于貧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積無用以朽蠹，不資中責之隱竊，而

民之輸納有恒，無事匿田脫戶，縱姦欺以墮樸氓，而腐

官守散而易稽不積無用以朽蠹不資中貴之隱竊而

民之輸納有恒無事匿田脫戶縱姦欺以墮樸氓而虧  
正供則國計裕矣故天寶戶口之數古今莫匹兵興之  
初州縣財餘于用非地之加廣生之加蕃也非虐取于  
民儉吝于用也散則清聚則漏昭然易見之理自宋以  
來弗能察焉富有四海而患貧未有不以貧亡者也○  
龐勛之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留戍而起蓋  
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  
不在民為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  
正善于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于州縣皆有  
豐厚之積存于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  
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  
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

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  
所資不責以妄支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僉從沛  
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待削軍饗以致軍懟守令不致  
剝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  
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鐫則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  
以久于別歷為嗜欲之豁豁而白晝攫金褫奪不恤之  
情不起觀于李萼所稱清河一郡之富及劉晏韓滉咄  
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德宗以還代有進  
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佞臣逢欲以邀歡天子為宮  
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為法斂積內帑恃以富國也宣宗  
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攬天下之利權以  
歸于已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筲之器逢君之欲交

既見之日業已徵之于民而不歸之于上非陳朽于四方

贊之曰業已徵之于民而不歸之于上非陳朽于四方  
則侵漁于下吏盡輦而輸于天府者其宜也于是搜括  
無餘州郡皆如縣罄而自詡為得策曰吾不加斂于民  
而財已充盈于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唯其積之  
已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子  
之死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帛腐于笥粟陳于廩錢  
苔於砌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  
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據空  
帑而無可如何請之于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噉  
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支放轉輸  
又彌旬矣兵朽羸而不振賊乘敝以急攻輦運未集孤  
城已潰徒遲回道路為賊掠奪即捐鉅萬何當一錢之

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空橐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窒也。必將減額以剝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寡妻弱子痛哭郊原。而貪人之豁容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以敝襦敗甲茹草啜飢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下之財于京邸。一朝失守。祇為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于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地四海為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既不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于一帑。而以有用者為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

之在民又不使之然用積之于一幣而以有用者為無

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而任天下之危。貪吝之說。一中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大計。為腐草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為天下僂。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雞豚也。有國者。惡其畜聚斂也。廢人盡力。以畜財。國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窖金而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為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也。況有天下者乎。亂國之財賦。下掎克于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國乃益。貧民罔不怨。天子聞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無不快。其發覺者。然因此而句。勘之以盡納于上。則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劇矣。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斂之牛也。假公科斂者。正以不發覺。而猶有所止耳。發覺矣。上顧因之。而收其利。

既無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為揜飾以自免上抑謂民  
 之可多取而必應也據所句勘于墨吏者歲以為常則  
 正賦之外抑有句勘之贏餘列于正供名為句勘實加  
 無藝之征耳且上唯利其所獲而不抵科斂者于法則  
 句勘之外又有橫征而誰能禁之民之無知始見墨吏  
 之囊畢輸之內帑未嘗不慶快焉孰知昔之剝牀以辨  
 者後且及膚乎故用之一時而小利行之數世而殃民  
 之酷殆不忍言李長源以此足防秋之國用欲辭聚斂  
 虐民之罪不可得已誠惡墨吏之橫征恤民困而念國  
 之匱也句勘得實以抵來歲之賦可以紓一時之急而  
 民亦蘇矣民知稅有定額而吏亦戢矣斯則句勘之善  
 政與○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

役非常事而猝求于民者皆以稅錢為率宋平江南承

政興○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

役非常事而猝求于民者皆以稅錢為率宋平江南承  
用其法延及于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  
此春秋所謂用田賦也古者以九賦作民奉國農一而  
已其他皆以人為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  
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  
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是  
故民樂有其恒產而勸于耕苟非力不任耕世習工賈  
者皆悉安于南畝無棄土無游民不俾黠巧惰淫者舍  
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  
或凍餒流離而起為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  
狄不能為患其為天下利亦溥矣哉今變法而一以田  
稅為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測度之勞皆積

墮于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為輕重則有田不如無田而  
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勸民以棄恒產而利其萊蕪也民  
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墮惡得而不姦國惡得而不弱  
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後即  
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有  
民不役而役以田則等于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為不易  
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磽有稅有役  
則加于無已而無稅則坐食游閒之福民何樂而為奉  
上急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于商鞅者乃相承  
六百年而不革無他君偷吏竊據地圖稅籍而易于考  
索若以人為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  
于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

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為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共天職

于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

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為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共天職  
將何為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丁錢漢  
高初為算賦今年十五至六十人出錢百二十治庫井  
車馬武帝征伐賦重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民困多自  
殺子昭帝始減口賦錢元帝時貢禹請以七歲出口錢  
年二十始算晉戶調徵有田者北齊列九等戶富者稅  
錢貧者出力唐初授田者歲輸謂之租隨所出絹布綿  
麻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謂之庸此明初銀  
力差所由出也德宗天下大亂戶口不明欲料民則生  
事欲據籍則無徵欲蠲除則國匱于是楊炎立法不論  
黃小以貧富為差而丁役一歸兩稅此嘉靖末一條鞭  
所由議也宋太宗照口輸錢大中祥符除丁錢嘉祐四

年詔無業者除放有業者減半其後隨田起徵英宗復  
別徵助役錢元豐後雇差保甲又紛紛矣紹興戶口亡  
失趙坦請以見在丁米二分敷于田晦一分敷于身丁  
漕司言如是則貧民亦當輸米二斗不便請盡敷田畝  
樞密院王迪亦請丁錢隨田帶稅洪武初軍民有未占  
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二十一年始令取殷實戶應當  
不許僉點貧民二十四年令襍役差徭皆隨田應當田  
一項出丁夫一人是則丁錢出于田晦嘗相當也攷丁  
錢自偽國李昇王審知錢鏐馬殷計丁徭鹽收錢入官  
初名丁鹽錢太宗相沿未革改錢納絹謂之丁絹其後  
鹽盡通商民無所依而丁絹不廢又其後以錢折絹遂  
謂之身丁錢明初議者謂宜如大中祥符除去為是周

禮雖云七尺而征六十而舍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間

謂之身丁錢明初議者謂宜如大中祥符除去為是周

禮雖云七尺而征六十而舍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  
井無職者出夫里之布然而古今異宜編審之弊不可  
勝言不若徭征歸諸丁米戶口行于保甲則公無廢事  
而民生裕如其議如此嘉靖始議一條鞭法一條鞭者  
謂理國如牧羊一鞭毆之足矣隆慶萬曆法乃大行以  
各項差役供費通計一歲用銀若干丁取三分糧取七  
分其往來年編某為某役某為頭戶貼戶者盡革有丁  
無糧者編為下戶量納丁銀其後謔稱條編飛詭灑派  
下戶逃匿弊復叢生崇禎末丁銀漸增有司別徵烟戶  
助費或議丁從戶口不宜從糧而條鞭之法又紛然矣  
宋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  
謀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

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  
久矣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  
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于未變  
之前不極其數持之于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  
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  
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  
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  
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于契丹而頰首自名  
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  
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  
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馬若夫建地設而不  
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驚悍之

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

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柳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驚悍之

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  
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為石重貴者何恃哉  
于是而神宗若處旄棘之臺盡然不容已于傷心奮起  
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  
而弗能昌言于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  
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  
之者乎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  
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做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  
俗之說言疆國者皆不出于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為此  
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  
馬舟車糗糒芻橐椎牛醜酒不反不腆則進不速而守  
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于

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于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為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嚮，歐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磽确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彊兵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于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為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于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

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

所以屈于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圍以待用者

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  
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  
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完心定志之宏圖而戢其  
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夫  
宋之所以財窮于薦賄國危于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  
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  
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為補葺輒貢心膽寒  
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  
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橐鞬以  
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為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  
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  
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

代亦且東身偏裨老死行間無以自振黃天蕩朱僊鎮  
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履其赳邪唯不知此而早  
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  
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  
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  
以兵為戲而以財為彈鵠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  
之訐謨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為之志神宗之厭  
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儔  
也言之徒長祇益其驕而已於噉宋自神宗而事已難  
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  
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為也過此而愈難  
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

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微以即于亡也可於此而決

矣安石用而宋徽安石不用而宋亦徽神宗急進富公

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微以即于亡也。可於此而決  
之矣。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  
易皆未久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  
強天下以必行。至于後世人知其為虐。無復有言之者  
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迨至于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  
革者。經義也。保甲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免役也。保馬也。  
數者之中。保馬之害為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值。使買馬。  
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  
于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民貪母馬之小利。于目前。幸  
牧地之免。征于後世。貿貿然而任之。迨其子孫貧弱。種  
馬死。牧地從閒。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  
值。至二十五金。金積于闔寺。而國無一馬。戶有此役。則

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  
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于芻粟寒暑則死于疾  
疫惟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  
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于飼則一虛一盈孳  
產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  
捍邊陲而不憂其匱奈何以誘愚民而使陷于死亡哉  
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  
益于國馬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保甲之  
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  
吏亟舉行之以為可使民之親睦而勸于善邪則非片  
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為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  
則寇警一聞而攜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為互

相覺察而無所容邪則方未為盜誰能詰之既已為

則寇警一聞而攜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為互

相覺察而盜無所容邪則方未為盜誰能詰之既已為盜乃分罪于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為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鏹之鐵為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為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賊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賞之豪傑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乘以為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于閩中實此致之也溯古不通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實此以為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于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羣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寧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歐遲鈍之農

人奔走于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既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杼柚之空于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於官而出財以輸官為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恒有餘而郡庫之積以豐見於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槩取之而斂所餘財歸之內帑于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偽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于是而復取民于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務聚財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苦于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

念兩稅之已輸庸寧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由是而

外又征庸矣然民苦于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

念兩稅之已輸庸寧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是而  
或免或差皆瑣屑以責之民民雖疲于應命然止于所  
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  
之官聽官之自為支給民乍脫于煩苛而欣然以應乃  
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于條鞭之內  
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不容已之務  
酷吏又以意為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於是免役  
之外凡三徵其役槩以加之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  
于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  
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資而溫公之主差役抑不知  
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弊已極然而民  
之願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固不悔也若夫經

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為正矣納士於聖人  
之教童而習之窮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  
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妃白役心于  
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  
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  
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於上地之  
位於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於山珠之  
函於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于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  
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于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  
而各盡其用也研之於深保合變化之真實體之而以  
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  
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

驗其所能於可為之事斯為高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

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

驗其所能於可為之事斯焉尚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  
干祿者有鄙心於是而王鑿錢福之徒起而為苟成利  
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滋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  
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  
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以成窮理體道之文  
而使困於其中始為經義者以革詞賦之卑陋繼乃以  
詞賦卑陋之成局為經義則侮聖人之言者白首經營  
傾天下而於道一無所覩如是者凡屢變矣而因其變  
以變之徒爭肥癯勁弱於鏡影之中而心之不靈已瀕  
乎死風愈降士愈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復安知先  
聖之為此言者將以何為邪是經義之納天下於聾瞽  
者自成宏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為此不善哉合此

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為流俗  
 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  
 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固以一揆矣  
 詩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  
 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  
 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于千里之畿而胥盈于千  
 徒盜于萬皆食于公田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  
 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則經義者允為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  
 為瑣瑣之法以侮聖言者逆也絀其逆而士可得而造  
 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  
 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畢仲游

之告温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

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各哉。○畢仲游

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于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為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為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于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于無而計有以妄為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恒舉其大要業已

喻于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尚而可以為天子。可以為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為尚而賢者誤以為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為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于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為之哀止哉。高緯孟昶劉鋹。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即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

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玄宗宋真既有心。侵令日告虛。

州之貢稅即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

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立宋真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  
枵抑且橫征別出夫頓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  
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  
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為新法  
者本以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為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  
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  
迂疏為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  
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  
之實者有故方在青宮之日既無以此為其所宜聞而  
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即  
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為有代我以  
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

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  
所涉獵。即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槩可  
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  
性命之旨也。即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  
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  
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  
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  
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  
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  
濟之實學。上滌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條條。一若目擊而  
身與之。然至于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  
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

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

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

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  
度以應人主有為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  
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為意計也其能免  
乎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  
孔之術動人主于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誣其衰而惛然  
者亦安石耳則相憫相值勿問貞衰而各以時競何異  
兩盲之相觸于道其交誣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  
為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  
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藉之者蠹紙  
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於噤此皆蔀屋小民  
粟粟而獲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  
長之計使獲免于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

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  
 已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渙攜杖  
 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  
 其為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年  
 六十年矣中歷仁宗四十一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  
 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婁之於  
 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能  
 下徒以氣矜奚益哉王氏夫之曰惟合萬國以高帝高  
 親則編氓皆所應效太常寺所需當責之戶口田畷土  
 產者徵本色非土產者徵折色以和買自外則米麥以  
 供祿餉為農民所應輸次則綿絨豆料絲麻牲口柴薪  
 舊制柴薪及檣薪夫偏責之畿可均派天下之戶口棗  
 南北山東山西河南亦為不均

格竹漆可派之園林此外凡國用所需若皮張弓箭翎

舊制柴薪及西檯薪夫亦偏責之畿可均派天下之戶口東

椽竹漆可派之園林此外凡國用所需若皮張弓箭翎  
毛蠟油顏料鉛鐵筋角之類皆商賈之所居盈以駭利  
者也田野之民辛苦以采畜之雖有餘而市之亦以供  
終歲之用而不足商賈坐而邀其利乃自一條鞭之法  
行而革稅課河泊所官之稅務盡沒其從出之原槩責  
之地晦抑本崇末日民偷而國日貧矣蓋農民愿悞責  
取之也易商賈黠狡責取之也難悉舉國而脅蚩蚩之  
氓以輸將其始具列名目雖若繁細猶存名色一條鞭  
矣則并其名而去之但知征粟征金而不知何為而須  
此矣萬麻間每府州縣皆置稅場但不宜遣內使督擾  
耳言者謂之擾民其云擾者要皆市井姦黨之宵小干  
國家根本所依南晦之勞人未有怨咨也或且謂農民

食用亦必資于商賈。隨地而稅，則物價增賤，農民亦受  
 其病。不知人必免于凍餒，而後可有求于市，則以稅故  
 而價稍增，亦其所可堪者也。若苦于飢寒，征徭而無告  
 之民，經年而不入市者多矣。曾何損邪？議法于廷者，皆  
 不耕而食，居近市而多求于市，買利商賈以自利，習聞  
 商賈之言，而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孰能通四民之有  
 餘，不足勞逸，彊煥而酌其平乎？襍派分責之商稅，則田  
 晦之科徵可減，而國用自處于優。國民兩賴之善術，何  
 患于商賈之不來乎？魯用田賦，以商賈之賦，農民則孔  
 子譏之矣。斯萬世不易之法也。合而觀之，陸敬輿論兩  
 稅之弊，須有釐革。其智不加人一等哉。允矣。宰相才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于作為。金木自產于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原。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纒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襍出繒。纒布。

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  
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  
方效筭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  
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襍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  
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  
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  
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  
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  
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  
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  
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  
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計稍長數則不多

及乎彼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

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尺價計稍長數則不多

及乎放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  
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  
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  
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  
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  
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  
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  
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絕綿襍貨亦隨所出  
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  
皆知上令之不遷于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  
務于紡績供綿絹者則事于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

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賣貴買之費無  
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  
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  
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剗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  
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荅以備  
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怜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  
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  
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  
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  
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  
三也軍衣固在于布帛軍食又取于地租其計錢為數者  
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

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

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

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  
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于家以權為常  
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  
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  
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  
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足某  
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為  
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  
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  
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  
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  
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斂布粟至於以時斂糶用權物

價重輕。是必須錢。于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于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于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于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于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于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

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

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

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  
以贍軍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  
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  
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于功賞先帝邁舍垢之德而緩  
于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  
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歷  
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  
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  
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于大歷極甚之數殆將  
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  
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  
不之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

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  
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  
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  
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  
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  
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以盍徹。祭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  
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  
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  
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  
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  
呂革枹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

事息人服弋，綈履革鳥御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

呂革初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

事息人服弋綈履革烏卻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  
賜田租以厚蒸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  
遊乘牝犉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  
廊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  
富于上人安于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于今稱其仁  
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版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  
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  
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  
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  
賣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  
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  
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

是以至誠上感醇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  
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  
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  
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  
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則雖虛必盈之  
效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  
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  
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于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  
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  
宗社已泯漢武帝過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  
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  
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

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

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

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  
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  
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  
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  
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  
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感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  
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  
懲覺與不覺其于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  
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  
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  
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  
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于勤恤固非聖代之

書見文已

七  
日干

所宜言也。

天地所以信萬物。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一箇常字。常也者。帝王所以定民志者也。常一定。則樂者以樂為常。不知德苦者。以苦為常。不知怨。若謂當然。有趨避而無恩讐。非有大姦巨凶。不敢輒生饜足之望。忿恨之心。何則。狃于常故也。故常不至大壞極敝。只宜調適。不可輕變。一變則人人生覬覦心。一覬覦則大家引領垂次。生怨起紛。數年不能定。是以聖人只是慎常。不敢輕變。必不得已。默變不敢明變。公變不敢私變。分變不敢混變。○王氏禕泉貨議曰。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

莫之有改。其為法嚴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

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

莫之有改其為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  
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  
補于煖也食之非有補于飽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  
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于國家者恒賴以為生民之  
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  
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家因時  
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  
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  
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  
竝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  
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  
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竝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

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于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為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為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于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為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救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向不可復遏。是故善為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為利，上之人何故而不為？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

情即江浙省府治鼓鑄案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

之人何故而不為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

情即江浙省府治鼓鑄累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  
其為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于  
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之弗  
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為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  
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開鼓鑄二  
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鼓鑄而縣官往往  
即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即天下所在置監天下鑪九十  
有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  
差其法皆為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  
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爾非  
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于貿易而銅不便于轉輸轉  
輸不便故即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

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即以為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唐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為當十大抵一時苟且之為。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為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故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為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眾。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

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設兩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

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眾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

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  
州即為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  
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為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  
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  
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  
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浙一省而已至于權銅有禁尤  
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唯鑿磬釘環  
鈕得用銅餘皆禁絕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為鼓  
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  
際關防嚴密製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  
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殆可流于地上而異代之錢將  
不銷而自廢矣于是國家之命得以伸于民民生由之

而可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莫此為便。匡今之弊以復古之道。為計宜無踰于此者。上之人豈亦不是之思誠思之。顧胡為而不亟于行也。或者顧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于術數之說為有符。今唯用錢。乃無稽之典章。驅之圖識。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固未嘗無法以揀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于拘攣之見。偏于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為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為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眾矣。然孰有急于泉貨者。故述斯議。度上之人得采擇焉。王氏夫之曰。銀之為用。自宋以上。用飾器服。與黃金珠玉等。而未

得與錢布粟帛通用。于民間權萬紀請采銀宣饒而太

曰銀之為用自宋以上用飾器服與黃金珠玉等而未

得與錢布粟帛通用于民間。權萬紀請采銀宣饒而太  
宗斥之。亦猶罷采珠以懲侈耳。後世官賦民用以銀為  
主。錢布粟帛皆受重輕之命于銀。夫銀藏畜不蝕鍊鑠  
不減藏之約而齎之也。易人習于便利。知千百年之無  
以能易之矣。則發山采礦無大損于民。而厚利存焉。庸  
詎不可哉。然而大害存焉者。非庸人之所知也。奚以明  
其然邪。銀之為物也。固不若銅鐵為械器之必需。而上  
類黃金。下同鉛錫。亡足貴者。尊之以為錢布粟帛之母。  
而持其輕重之權。蓋出于一時之制。上下競奔走以趨  
之。殆于愚天下之人而蠱之也。故其物愈多。而天下愈  
貧也。采之自上。而禁下之采。則上積其盈。以籠致耕夫  
紅女之絲粟。而財亟奪于上。民日貧而不自知。既以殫

民之畜積矣。且大利之孔。未可以刑法禁塞之也。嚴禁  
民采。則刑殺日繁。而終不可戢。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  
采乎。則貪惰之民。皆舍其穡事。以愒幸于詭獲。而田之  
汙萊也積。且聚游民于山谷。而唯力是視。以取盈。則爭  
殺興而亂必起。一旦山竭澤枯。游民不能解散。而亂必  
成。即幸不亂也。耕者桑者。勩力所獲。養游民以博無用  
之物。銀日益而絲粟日銷。國不危。民不死。其奚待焉。自  
非參百年之終始。以究利病者。奚足以察此哉。於嗚。自  
銀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錢之重輕也。天下之  
害不可訖矣。錢較粟帛而齎之輕矣。藏之約矣。銀較錢  
而更輕。更約矣。吏之貪墨者。莫夜之投。歸裝之載。珠寶  
非易致之物。則銀其取便也。不然。汎舟驅車。銜尾載道。

雖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為盜也。不能負石粟持百

非易致之物則銀其最便也不然汎舟驅車銜尾戴道

雖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為盜也。不能負石粟。持百  
鍊。即以錢而力盡于十緡矣。穴而入篋而胠者。其利薄。  
其刑重。非至無賴者不為銀。則十餘人而可挾萬金以  
去。近自成化以來。大河南北。單騎一矢。劫商旅者。俄傾  
而獲千緡之值。是銀之流行。汙吏箕斂。大盜晝攫之尤  
利也。為毒于天下。豈不烈哉。無已。杜塞其采鍊之原。而  
聽其暗耗。廣冶鑄以漸奪其權。而租稅之入。以本色為  
主。遠不能致。而後參之以錢行之百年。使銀日匱而賤。  
均鉛錫。將耕桑。廣殖墨吏有所止。而盜賊可以戢。尚有  
瘡乎。天地之產。難得而不易。貿遷者以安民于所止。而  
裕之也。帝王之政。繁重而不取便安者。以息民之偷。而  
節其溢也。旦劇諸山夕燬。諸治徑寸而足。數十人之衣。

食姦者逞。慮者削。召攘奪而棄本務。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銀也。采礦之禁。惡可不嚴哉。權萬  
紀之削奪。有餘辜矣。○宋齊邱請徐知誥除輸錢代折  
之法。令丁稅悉輸穀帛。繇是江淮曠土益闢。國民兩富。  
其故何也。楊氏之有國也。西北不踰淮。東不過常州。南  
不過宣州。皆水國也。時無冬夏。日無晝夜。舟楫可通。無  
浹旬在道之久。無越山開水之難。則所輸粟帛。無黷敝  
紅朽之患。民固無推轂經時之費。無耗蠹賠償之害。惡  
得而不利也。地無幾稅。亦有涯上之受。而藏之也。亦不  
致歷年未放。淹滯陳腐之傷。上亦惡得而不利也。且於  
時。天下割裂封疆。各守戰爭。日尋商賈不通。民有有餘  
之粟帛。無可貿遷。以易金錢。江淮之間。無銅鉛之產。以

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餘不

之粟帛無可買遷以易金錢江淮之間無銅鉛之產以

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餘不  
責其不足耕夫紅女得粒米寸絲而可應追呼非四海  
一家商賈通而金錢易得之比也是以齊邱言之知誥  
行之因其時就其地以撫其人民而國民交利豈虛也  
哉惟然而不可以為古今天下之通法亦較然矣轉輸  
於數千里之外越崇山踰絕險堰澗水犯狂濤一石之  
費動踰數倍漂流溼壤重責追償山積數藏不堪衣食  
謂齊邱知誥為良法而師之民以死國以貧豈有爽乎  
舟行而汲者以盂酌水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市廛而  
欲效之其愚也不待哂也十畝之農計粒而炊乃不餒  
鬻蔬之子以橐貯錢乃不失陶猗而欲師之其窮也可  
立待也聞古人一得之長據陳言而信為良法若此類

者眾矣。因天下以自困，不足與有言久矣。又曰：麻代唯  
唐以錢絹襍用，蓋沿北魏、周、隋、江淮以北地不產銅而  
錢詘，開通元寶始鑄而不給也。自餘皆以錢為通用之  
資。宋以前銀價雖貴，然僅用為器飾。猶今之黃金耳。銀  
產少而淘鍊難，銅隨在可采而通市交緬尤易充足。物  
有餘，斯可為不窮之用也。若宋末會子交子，元變為鈔，  
洪武初猶承用之，其法極乎陋敝，而必不可久。然則利  
生民之用，自太公以來迄于今，無如錢矣。錢法之壞，亂  
世貪人壞之也。國貧而攘利亟，銅本少而錢薄劣，覬多  
得利而終于不行，盜鑄亦因之以起。有天下者，通計而  
期之久遠，何汲汲于旦夕之厚獲邪？即令千錢之本費  
至九百五十文，但得息五十文，在國家計之，亦為無窮

之益而民之盜鑄者以無利而廢，然返矣。棟精銅而以

至九百五十五文但得息五十五文在國家計之亦為無窮

之益而民之盜鑄者以無利而廢然返矣揀精銅而以

佳錫點之倭鉛賤而惡盜鑄者使之錫產雖不多然浙

數十每文足重一錢二分而當銀一釐輪郭圓好文畫

清整銅色純青漆背光堅非是者官收鍊銅而以銅價

償之雖一錢亦不放行要令鼓鑄不輟則青錢廣而惡

錢自息不待嚴之以流配之刑也假使歲得百萬緡則

歲增百萬兩銀之用于天下無論在官在民優然有餘

而國自不貧況實有五萬緡之息雖至薄亦歲計之餘

乎增此百萬緡于人間則粟麥絲麻水陸物產之流通

皆速惟錢少而銀不給故物產所出之鄉留滯而極乎

賤非所出之鄉阻缺而成乎貴民之飢寒流離國之賦

稅逋欠皆職此之繇上下交患貧而國非其國矣錢多

喜見文已

七

則粟貨日流即或凶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輸上下自無

交困故錢法行者非一朝一夕驟獲之利積始終徹上

下而自然以裕乎財用者也欲錢之行無他法惟少取

息務精好而已矣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條論長吏以增戶加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

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

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

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

閱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彝章其

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

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

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

哀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

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  
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  
則驚離恒懷幸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  
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  
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  
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  
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異啟之轉徙教之澆訛此  
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  
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  
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  
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

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蘇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為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

者豈不以既廢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

務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

者豈不以既度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漑髓墮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從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戾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于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容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于聚

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責于加者，今務于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

歲據徵，更不勸責檢巡，增闕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

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

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闕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  
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  
至定戶之際但據襍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  
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  
閑而眾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  
行之

萬古經綸不在咫尺哉後之居人上者不知亂本之在  
人盡四海之內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  
多于一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無冒為其民  
興一日之利者率此不變雖千百年吾知其與亂同事  
日甚一日者矣何若商鞅墾令猶名實之相副賢乎罔  
上行私使之不得不然者哉公孫鞅墾令無宿治

則衰官不及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  
餘日衰官不及為私利于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  
日則草必壑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  
則臣不敢為衰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  
衰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  
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  
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壑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  
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  
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死國安不死  
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壑矣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  
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僻淫游食之民  
無所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壑矣使商無

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必厥情之農勉疾商不得糴

無所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

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竊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  
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  
商怯。商怯，則欲農。竊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  
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  
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惰，食惰，民不  
竊而庸，民無所于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  
不傷，愛子惰，民不竊，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  
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  
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  
農惰慢，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  
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

管子見文已

七

農不能喜耐。奭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耐。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壅矣。重刑而連其罪。則禍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壅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壅矣。均出餘予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斛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

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

聞變見方曲農氏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

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  
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  
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  
者則姦謀無所于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  
軍市盜輸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  
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  
則從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  
匿則官無衰人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  
勞官無衰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  
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  
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

管子見文也

七  
呂千

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  
之禮無通于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  
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  
必墾矣令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  
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  
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  
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  
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張全義盜也為河南尹東都游  
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  
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  
旂張榜招流散勸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  
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

盜數年之內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

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

盜數年之內。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楚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噉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嘉麥良繭。則笑耳。有田穠歲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鄉里勸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其視閭君汗吏。孰仁孰暴邪。顧子志蘄。至戶口而歎。嗟乎。吾以知牧民之難矣。夫子過衛。衛之民饑。夫子曰。庶矣哉。庶哉之歎。蓋畏之也。諺曰。山大多荆棘。國大多奸黠。故牧喪亂初定之民。易而牧承平既久之民。難也。蘄在唐以前。戶口無攷。元末大盜躩

江漢民十喪六七。洪武初不過千戶。至二十四年有一  
萬二千九百三十五。永樂十年減七百。宣德減一千一  
百。正統減一千六百。天順減三千三百。至萬曆止七千  
七百餘戶。洪武初墾田三千九百七十餘頃。至萬曆野  
無遺土。而數不加多。豈非所謂牧承平既久之民難邪。  
崇禎末兵凶游臻。有司苛斂。歲無虛日。膈脂煎熬。血肉  
狼籍。戶口田地十耗其七。癸未以還。變為空山。豺虎羣  
噪。鴝鷓晝翔。副都御史何騰蛟更築城郭。民稍稍壘石  
為屋。纔數十戶。父老涕泣。思治指示兒輩。井里故址。願  
復見太平。以死。使有良吏。尚寬大。蠲煩苛。招致墾闢。四  
五十年。可復萬戶。觀洪武生聚之效。豈有奇謀秘術。不  
可得而聞乎。故曰。牧喪亂初定之民。易也。書曰。畏于民

啓此之謂與。○隋初有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得五十餘

可得而聞乎故曰牧喪亂初定之民易也書曰畏于民

啓此之謂與。隋初有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得五十餘萬。大業二年遂八百九十餘萬。蘇軾曰其政術必有可觀。惜無傳焉。軾之斯言徒據其多寡之數而未察其實耳。隋制男子二十始為丁。十六七年間何得增戶四百八十餘萬。生聚不應如是之速也。按史南北喪亂民依周室。高頴病流冗之多立輸籍之法。每月五日縣令巡民隨其黨為團。于是浮客還為編戶。煬帝興役民多逃。止。裴蘊奏行兒閱驗老小許民糾得一丁。即令代役。一歲中得丁二十四萬餘。新附口六十四萬餘。帝歎戶口皆實。全繇裴蘊繇是言之。隋不過令郡縣勾管浮客。追回逋止而已耳。而豈有奇謀異術不可得而傳哉。當是時黃小盡入版圖。帝因按圖發卒一無所道。丁壯男女

死傷過半。江東之役，一敗涂地。故秦發閭左而亡，隋窮  
戶口而亡。蹈亡秦之轍者，類蘊也。今夫富家巨室，必有  
不役之僕，況天下之大乎？以天下之大，無不役之夫，其  
迫至矣。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也。尹鐸曰：以民為繭絲  
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卹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其  
後智伯攻襄子，襄子曰：吾何走乎？必也晉陽。先君之所  
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沈竈產蛙，民  
無叛志。則夫尹鐸損其戶數之德也。繇此觀之，隋之亡  
國不亦宜乎？○開元十二年，有司言庫藏皆滿。文帝曰：  
朕既薄斂，又大賜用，何得爾？對曰：用處嘗出，納處嘗入。  
曾無損減，故爾。乃更開左藏之院以受之。論者曰：隋之

富強史傳未聞他術，意者可取于民者也。乃其時天下

曾無損滅故爾乃更開左藏之院以受之論者曰隋之

富强史傳未聞他術意者苛取于民者也乃其時天下  
承平數行蠲免賞賜輒數百萬段煬帝末亦嘗除婦人  
奴婢部曲之課不聞苛取于民也而其所以富强者何  
蓋墾田多賦入眾雖或蠲免不足以損是時天下均田  
之數千九百四十萬頃大業中遂有五十五百八十五  
萬餘頃周秦兩漢所無隋有之宜如是之富信斯言也  
則隋之所以亡矣隋墾田數之多猶增戶口數之多也  
古之善謀國者寧有虛府毋有曠土寧有曠土毋有重  
稅寧有重稅毋有蠲免文王問于太公曰為國若何太  
公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之道  
富倉廩所謂寧有虛府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闢草  
萊任土地者次之此所謂寧有曠土也劉晏曰王者愛

人不在賜與善救災不至蠲賑賜與蠲賑則國用闕國  
 用闕則復重斂矣此所謂寧有重稅也隋以地狹人眾  
 者徙就寬鄉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人人受田人人有  
 賦故增數如是之多夫均田行于元魏當天天下大亂土  
 廣去聲曠人稀以威力勒其國中迨北齊後周仿之即難  
 行矣何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安得人人而賦之可謂  
 極擾矣極不善矣迨夫困鹿充盈蠲免市惠奪人擔石  
 與以壺餐人雖至愚不以為德史臣不知罪作法之貪  
 而盛併富強之利豈通論哉且夫隋之富強吾知之昔  
 者秦之兼并六國也六國之媮剥于民積世累年而充  
 叔其府庫者舉而歸于秦秦之富強者天也不有以安  
 之窮奢贖武以死于沙丘隋亦兼并南北南北之媮剥

其民積世累年而充叔其府庫者舉而歸于隋隋之富

之窮奢黷武以死于沙丘隋亦兼并南北南北之峻剝

其民積世累年而克收其府庫者舉而歸于隋隋之富  
强者天也不有以安之窮奢黷武以死于江都故觀乎  
秦知乎惰觀乎惰知富強之禍禍也者上有餘而下不  
足者也如鄙夫治家極升合之算守倉箱之積而不知  
伍佃之將去田疇之將廢也綺帛梁肉委于宮中而不  
知僕婢之飢寒抽算拊鍵之竊發也噫不獨秦隋然也  
故極論之為後世戒也王氏夫之曰廣德二年戶部奏  
戶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較天寶戶九百六萬九千有  
奇僅存者三之一也而猶不足叛賊之所殺掠蕃夷之  
所蹂踐亂軍之所搜刷死絕逃亡而民日以耗固也然  
天地之生盈而必消消而抑長民之自惜其生驚竄甫  
定必即謀田廬育婦子筋骸以習苦而彊婚嫁以殺禮

而易亦何至凋零之逮是哉蓋國家所以安集其人民  
而足其賦役者恃夫法之不亂政之不苛汙吏無所容  
其姦猾胥無所讎其偽耳喪亂猝興而典籍亂軍徭數  
動而遷徙襍役繁賦重有司以消耗薄徵輸不及之責  
而利報逃亡單丁疲戶慳幸告絕而黠民乘之以眾為  
寡以熟為萊墮賦于僻遠愿樸之鄉席腴產長子孫者  
公為籍外之游民墨吏賣版籍猾胥市脫漏乃使奉公  
畏法之愿民代姦人以任國計戶日減科斂不得不日  
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賦今以一而應軍興之求索  
故其後兩稅行而稅外之苛徵又起杜甫所為哀寡婦  
誅求之盡者良有以也民之重困豈徒掠殺流亡之慘  
哉第五琦元載之篡斂愈酷疲民之詭漏愈滋官胥之

欺誣愈劇此二百九十餘萬者猶弗能盡隱而聊以塞

欺誣愈劇。此二百九十餘萬者，猶弗能盡隱，而聊以塞  
上之撥求者也。以此知廣德之凋殘，上損國而下病民。  
誠有以致之。蓋亂世必然之覆軌矣。賦輕役簡，官有箴  
民有恥，雖兵戈之餘，十年而可復其故，亦何至相差之  
邈絕乎？又曰：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晏為小人，晏之  
不得為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倨驕浮薄之  
言，非君子之正論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  
國無恒畜，而事起倉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  
橫取無藝，以迫民于死，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于聚  
財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  
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為功于天下哉？晏之理財于  
兵興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載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

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貴糶，凶則賤糶。使自有餘息以供國。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餒瘠。其所取盈者，姦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鹽之利得之姦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輸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括富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間架，重剝餘民之政。興晏為小人，則彼且為君子乎？抑考當日戶口虛盈之數，而晏體國安民之心，不可沒矣。兵興以來，戶不過二百萬。晏任財賦之季年，增戶百萬，非晏所統者不增。夫豈晏有術以餌之，使鄰民以歸已邪？戶口之耗，非果盡死亡也。貪汙之吏舉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為登耗，民不

任其誅求，賄吏而自說於逃亡死絕，猾胥賣天子之民

舉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為登耗民不

任其誅求。賄吏而自詭於逃亡死絕。猾胥賣天子之民以充囊橐。偷竊之守令亦以戶少易徵。免于催科不足之罰。而善匿者長子孫。據阡陌徵徭不及。以為法外之民。其著籍而重受荼毒。皆窮鄉慮樸者爾。戶日耗。賦必日增。僅存之士著日斃于杖筆囚繫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減者十三也。晏唯通有無收鹽利清輓兌以給軍用。而常賦有經以不濫。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權。則彼民也。既優游于奉公之不擾。自不樂受猾胥之脅索。抑安居晏寢。無漏逃受戮之隱憂。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調何憚而不為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然則非晏所統而戶不增者。非不增也。增于吏而不增于國也。晏得其樂于附籍。

之本情以杜姦胥之詭使樂輸者無中侵之傷故民心  
得而戶口實仁人君子所以體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  
豈乞靈于造物而使無天扎遙嗔于胡越而使受戎索  
哉然則晏之于財賦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他行之瑕  
責之也奈何今之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牯然司馬牛  
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并斗之  
計必聞之于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晏則不然擇  
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  
常浮于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為  
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  
辨而為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  
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于是愛馬牛之心

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

監僕人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于是愛馬牛之心

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  
肥民以一令而樂顧氏炎武曰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  
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于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  
效矣患于輕從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敗  
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  
朝流賊為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于  
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為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  
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為權豪有力者所據以  
至隱占侵沒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  
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  
也于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稅課其餘地  
分為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于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

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為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陞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為矣使當日用他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為國家保有關中以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啟而向關也一詔移公而國家之存亡乃判于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寧請為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

大者書之于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

瑞世宣請為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

大者書之于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于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從用從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年之事可勝嘆哉王氏夫之曰宋仁宗之稱盛治至于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攷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于天下貽譏于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乃俞其臣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國家當勦業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為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為規一代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畧

而不詳。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湊。適可至於是。既至于是。而亦足以持國于不哀。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于法也。不患無辭。其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姦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于上。言治之術。競起于下。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釐正之于旦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于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

畫兵兵弛而不振。藉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事久息。

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

畫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爭久息之必然也。無薦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彊勁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桂漏，刑法者固留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姦民為鼠為雀之啄齧，惡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宋自建隆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宏猷乎？即以成周治教之隆，至于穆昭之世，蠲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為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

踰分以巧為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  
揣摩以利其說遇民雖彊可凌弱無以啟之則無訐訟  
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  
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梟張而起進則為兵而退  
則為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言治者嘖嘖而爭之誦  
一先王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當時且其所施者抑  
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  
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君臣所夜思晝  
作聚訟盈廷飛符徧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惇蔡京熾  
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者真宗雖有  
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之惡而李  
太初慎持之于前王子明謹守之于後迨乎天聖明道

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起自

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起自  
遷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等者。非名節之不矜也。非  
勤勞之不夙也。以術聞道。以氣矜剛。而仁宗當受諫之  
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迨及季年。  
天章開條陳進。惟日不給。以取網維而移易之。吏無恒  
守。士無恒學。民無恒遵。兵無恒調。所賴有進言者。無堅  
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為害于天下。豈待熙豐哉。  
知治道者。不能不為仁宗惜矣。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  
清剛之多士。贊理于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  
不歆。見小才而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姦無所熒。衰無  
能開。修明成憲。休養士民。于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奈  
之何。強飲疥癬之疾。以五毒之劑。而傷其肺腑哉。故仁

宗之所就者。孽可見矣。迹其謀國。則屢敗于西。而元昊  
 張啟侮于北。而歲幣增。迹其造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  
 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習申商之  
 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之競進于大廷。故曰神  
 宗之興。怨于天下。詒譏于後世者。皆仁宗啟之也。夫言  
 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  
 從周。非文武之道。隆于禹湯也。文武之法。民所世守而  
 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末亡。王者未作。井田  
 學校。所宜遵者。周之舊也。官習于廷。士習于學。民習于  
 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  
 其所能勝。慎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子孟之言。治者。此而  
 已矣。嘖嘖之言。以先王為口實。如莊周之稱秦氏。許行

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于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為仁

已矣噴噴之言以先王為口實如莊周之稱秦氏許行

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于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為仁

宗惜也統觀諸論自唐宋以及有明之君法立弊生何

在非不究實不度力不恤人不怒物之所致何如宣公

之一以愛人為本而不失為仁不失為智哉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條論稅期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

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

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

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人力不殫公私相全

上下交愛古之得眾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

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

蠲貸至于徵收迫促亦不於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

言其已也 七 呂干

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周主立二稅，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八月。兩稅既行，無有便於此矣。急於此，則民病易知也；緩於此，則民亦病未易知也。夫惟富人求而無不給也，則急之與緩，勿擇也。貧民者，歲之所獲僅此而已矣。急之則稱貸而

倍償固也。獲之有量，而須用者無方，乘其方有之日，使

勿擇也。貧民者歲之所獲僅此而已矣。急之則稱貸而

倍償固也。獲之有量而須用者無方。乘其方有之日。使  
以其應輸者輸官。則所餘為私家之養者。或足或乏。皆  
可經度。以節一歲之用。六月而蠶織成矣。十月而禾黍  
登矣。而上無期以限之。愚民忘他日之催科。婦子豔絲  
粟之有羨。游食之工賈。鄉鄰之醵會。相與糜其贏餘。室  
已如縣而徵求始迫。於是移來歲未審之豐歉。倍息以  
代而求免於桁楊上。且曰。吾已緩之。而猶不我應。民之  
頑也。乃不知緩之正所以迫之也。哉。情不可不諒也。時  
不可不知也。役車其休之後。予以從容謀生之計。而暇  
豫以圖方春于耜之勞。民不能自度。上為度之。而當其  
緩也。不容急。當其急也。不容緩。憂民之憂者。不可不察  
也。以六月徵者。期成於八月。以十月徵者。期盡於一冬。

力可供則必之以速完貧不可支則蠲除於限未嚴豪  
民玩上之罰開貧寡自全之路一歲畢一歲之徵民習  
而安焉王者復起不能易也胡氏承諾曰古王者之服  
十二章有粉米焉取其能養人也近民之官曰有司之  
牧夫牧知養之所在則彼不知者歐而之焉君牙司徒  
也祁寒暑雨之咨載諸策命秀民之為髦士者皆出于  
農而工商不與焉然則三代所重可知矣易曰鼎養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耳目聰明者決壅蔽也四方風雨水旱盜賊之事日進  
君前儲蓄賑救之方日研諸君心則耳目聰明矣柔進  
上行者流豈弟也民間耕作織紉教子娶婦養孤長幼  
人主視之皆若一家之事使民忘嚴父之尊樂慈母之

親則柔道上行矣應乎剛者羣賢為之助也人君不親

人主視之皆若一家之事使民忘嚴父之尊樂慈母之

親則柔道上行矣應乎剛者羣賢為之助也人君不親  
養民之事屬之大臣大臣不為食以待來者分職以任  
天下之賢天下之民由賢者而得養車書萬里朝奉聞  
而霈澤夕下則應乎剛矣古之養民者以五行為本五  
行相生本乎天道人君政足格天使陰陽無愆伏民間  
之養自食其力而各足不若勸農之詔靈雨桑田之駕  
有逮有不逮也其施于政事斥山澤之利通有無之貨  
奏艱鮮之食課五種之殖勉婦作之功榮茂滋頌皆有  
方略又為勸戒之法四支常習于勤勞室家不狃于惰  
嫗凡土鼓葦籥迎寒迎暑之章皆人君所奏御而後宣  
布民間朝夕謳謠以作其氣于南畝使民用己之力食  
天之產豐亨豫大以樂其生又教以禮義使遷善而遠

罪立制度。差品以定民志。禁奢侈。奇淫。以無靡其財。黜  
有司。培克以長守富。自士以上。度德而授位。有其德者  
必食其祿。所食之祿。必稱所須之用。自士以下。程力而  
授事。所任之事。視其力之所勝。然後足以生利。利生而  
後可自養也。民以力食。士以德食。力勤者食必足。而怠  
者不能半也。德盛者祿必厚。而薄者僅自給也。民不競  
所獲而競。所事祿不豐。于求而豐。于德。民足于食。野無  
桴鼓之鳴。士足于德。官無碩鼠之刺。此聖世之澤也。聖  
王既遠。經制盡廢。民不安其生。有旦夕之心。鮮終歲之  
計。菜糲猶未裕。輒為酒醪。以靡之。婦子食未充。而蒲博  
之好。偏淫奉養。不免諍語。而媮巫。緇錫之費。不會難得  
之貨。無用之器。日陳市道。而官不知禁。菽粟流衍地上。

無不請時。以待輸將。而竊食其餘。如雀鼠耳。西成之時。

之貨無用之器日陳市道而官不知禁菽粟流行地上

無不儲峙以待輸將而竊食其餘如雀鼠耳西成之時  
里胥催科到門裨販隨其後而居積焉下其訾算以與  
裨販流衍者一朝盡而無食自若矣兼以犯王者之禁  
肆圉啟之強一旦罹乎法網則田宅荒蕨資產蕩絕所  
以貧也欲勢者輸粟而易官任俠姦人食亡命而買其  
死力富商大賈億萬之資寄諸舟車一朝傾覆化為流  
塵所以貧也守道之士飢寒不能自克遂自棄于凶德  
出而為官必至侵欲無厭使閭里蕭條桴鼓不息亦所  
以貧也祖父貪婪子孫習見益甚苟利錙銖死生以之  
至于掩盜跖之藏居邊關之物竟輸掠之事彼其身之  
不恤何有貨財亦所以貧也皆由上之人失于經理故  
至此也且天下治亂家道興衰可以氣象卜之地力有

餘生物茂遂者其國不亂其家不貧地力衰竭物產不  
傷自耗者其國必亂其家必貧故為國有將盡之氣而  
調變之功不可緩也為家有將盡之氣而攻苦之業不  
可怠也盛世君臣審日星寒暑之度察鳥獸草木之化  
非以知物候也以正天時和民事也慰勞田家服事之  
勤道達井伍忠愛之意非為此繁細所謂以和平之風  
消釋朝野乖戾氣也蓋勤勞者小人之職其貨財流通  
室家相慶則君上之澤假令政治既衰王路蕪蕪耕桑  
雖曰如故而氣已蕭索情已慘傷矣故勤勞非疾苦也  
盛世則為勤勞衰世乃為疾苦至于疾苦則物力已竭  
民風必衰非賜予所能和輯非威刑所能整齊矣衛靈  
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

宛春曰君衣狐裘衣生熊席陬隅蕪火是以不寒今民衣

公天寒擊磬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

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執火。是以不寒。今民衣  
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有君如此。民  
間即不勞苦。豈能樂生乎。漢文帝曰。朕親率天下農十  
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有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  
寡而吏未加務也。又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多。  
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  
有君如此。民間雖曰勤勞。自不至疾苦矣。故上下相親  
者。養民之要務也。夫民間衣食之具。取于天地所生。原  
不至乏絕。所憂者。無法度以相治爾。王者以虞廷九功  
佐五行之令。以洪範八政象四時之權。又有十二荒政  
以宣乾坤六子之鑿。但使天無愆陽。地無伏陰。君無秕  
政。民無惡俗。所生者既遂。所有者皆安。夫豈有失養者。

以天下之物養天下之人。即以天下之人愛惜天下之物。故物無朽蠹。人無狼籍。又豈有失養者。遠方所產。皆王者之用。民間所生。民間互相為用。此以天地之美利。成王道之平施也。貴其珍。以表異。賢能惜其餘。以充滿兩間。此以王道之裁成。返天地之網緼也。世俗之說。非管商無以裕民。不知歲棄其次。而淫于元枵。則饑虛必見。謂才臣之心計。可以浮于天時。吾不信也。又不然者。氣之所窮。有竭絕之處。亦有鬱積之處。或有姦利富厚。良士飢寒。豈可謂天富淫人哉。天地之間。人之與物。皆相生相養。無自生自養者。鳥獸猶樂其羣。而況人類乎。政煩賦重。民不聊生。遂有捐親戚。絕人事。伐桑棗。破鬴。鏹。壞藩牆。決渠瀆。掉臂去鄉里者。以為天地之大。當不

史一夫無所託。公何一去故鄉。浩無所依。望恩于人而

鑑壞藩牆決渠潰掉臂去鄉里者以為天地之大當不

使一夫無所託。亡何一去故鄉，浩無所依。望恩于人而莫之恤，思轉死于邦族，而舊逋尚存。展轉顧慮，長為流亡而已矣。攷古循良之法，有撫定流人者，有就流人所。在募耕廢田者，有隨在許其墾籍，而以主客之戶差具。稅役者，無返召流人，復歸舊業者。蓋此中有甚難焉。非州郡所專也。必也蠲逋負，別汙萊，弛山澤三者，宜得請于朝。修渠堰，謹隄遏，通有無，嚴求取，勸親睦，息訟爭，戢盜賊，肆災眚，八者宜行之，以誠度。幾先王還定安集，復見于今乎？若忿其出亡，峻其株累，執其父，以迹其子，執其兄，以迹其弟，執其姻，以迹其亞，執其鄰，以迹其伍，采荼薪樗，籍捕輒至，人與人為怨，家與家為仇。天地生物之仁，幾于盡矣。先王六行之教，適相反矣。書曰：徂厥亡。

出執詩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有心世道者不忍見聞也開渠灌溉為利大矣古今所傳兩周相給秦韓互間雙渠交溉二江分流三犀刻于水次兩鵠言于陂中鍤舉而龍見楗下而魚鬱提閘數十卑流倒為潢注水排百里高岸鼓若雲浮萬斛之泉必行千頃之野一石之水當得數斗之泥避崩崖而穿坎變瀉鹵以行稻刻石分界以防其爭表地植臬以測其平游淀澄洗于鯨波巨防屹立于神渚皆載在史簡稱美前編亦養民一法也又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布縷取于夏粟米取于秋力役取于冬後世兩稅三限其遺意也先王之法本乎典禮稽諸故事訪于國老度國用

已足有餘皆藏之民間不設財賦之官凡虞之九臣周

意也。先王之法，本乎典禮，稽諸故事，訪于國夫。度國用

已足有餘，皆藏之民間，不設財賦之官。凡虞之九臣，周  
之六卿，皆無筦財之命。度土所產，多奇異之物，則限以  
底慎，穀土所生，雖無奇異，而有差別，則殊以三壤，取民  
之式，書諸史冊，銘諸太廟。後世子孫，侈心甫萌，凡司會  
之臣，直諫之士，得舉祖式，裁之明堂，戶外不閉，示天下  
不藏也。此先王取民制也。周道衰微，暴斂者多，春秋書  
稅畝曰初，始事之詞也。丘甲田賦曰作，曰用，非始事之  
詞也。蓋碩鼠衛風也。鵠羽唐風也。大東周詩也。人情之  
苦，甚于稅晦多矣。山林藪澤之利，虞之既盡，雀蒲薪蒸  
鹽蜃之屬，久且斥入正賦，民間服習以為固然，不知其  
所由來，降而益下，取天下之賦，為人主私藏，至其用之  
一朝之費，當數代之仇，莫不過于浮侈，竭于漏卮，竊于

漫藏織造賞賚齎土木無日無之而鯁鯁焉憂不足  
皇皇馬議加賦不思其所加者皆民間朝饔夕飧也古  
者地有遺利而不見不足後世算無餘策而不見有裕  
則不知存諸民間之故也又其甚者據亂國之籍以為  
成數夫亂國之籍何可據也天下大亂暴斂者多按其  
籍而責之則惟正侈矣又有納土請吏者偽增賦額以  
取悅天子如錢俶所上圖籍都非實錄此因天下大亂  
其數日增者也言利之臣後先各操其勝如陳傅良所  
奏熙寧上供歲額增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率增  
至數倍此因計臣媚上其數日增者也以此觀之故籍  
焉可按也夫絕民用以資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汙瀆啟  
吏祿以益度支猶割肌膚而飽盤飧但惡下之有責

史祿以益度支猶割肌膚而飽蠶蟄但惡下之有責

不顧上之有朽蠹但知役天下自奉不顧役天下以奉  
不急之務且以奉無用之積也水土之產日陳而義倉  
義助責之民間山澤之利盡取而括隱漏撥伏匿乘傳  
而行天下休息戰士所以愛惜民財汰之未精而養不  
耕不戰之士適足匱乏民財豐殖物力然後可招致賢  
士教之無方而聚養交馳說之士適足凋耗物力嘗以  
古事觀之能聚斂者未必能富國也能富國者未必能  
安天下也富在筐篋府庫則上溢而下漏富在大夫之  
家則本顛而末慶富在市廛則金生而粟死必也富在  
四野然後貸財流天下安矣理財者不可不辨也力役  
之征原在布縷粟米之外蓋其為法以人供役不取代  
于輸錢是以役法不得混于賦稅之中故不得借役人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之名以加賦也。楊炎變為兩稅，庸與租調同于取錢，庸不取力而取錢，遂使有司先于庸錢之外取人之力，復以傭力之名責人之錢，役法賦法混為一致，有加無已。所以大麻之後為時未幾，庸錢不除，力役如故。凡熙寧元祐所爭，皆楊炎已壞之法也。由今觀之，租調者賦也，庸者役也。三者既變為兩稅矣，兩稅之外庸錢不除，天下之人明知免役不可信矣，何以免役之令安石行之，亦復有稱善者。吳蜀者，倉庫綱運役之最苦，自宋以後諸役稍食，皆與正賦偕供矣。而倉庫綱運顧其重者，何以復責諸民間？蓋始以庸取錢，久而錢自錢，庸自庸也。後之人又復以錢免庸，上之人又復配庸以責錢，名以實去，實以名存。名實相生，如律呂之無窮，公私皆借役。

人之名以加賦為百姓者，始取一時之快，駁入深淵而

寶去寶以名存名寶相生如律呂之無窮公私皆借役

人之名以加賦為百姓者媮取一時之快駁入深淵而莫覺也古之丘甲田賦皆寘庸賦中又取傭賦外者也總之賦外之征必不可襍賦內溢于其外數雖多易去也藏于其中數雖微不易去也溢于其外良有司心乎愛民下車而去之立盡既已斥入其內簿書文案為據已多雖良有司不能一旦削去其籍其害始無已也夫取民者法也不忍多取者法外意也法外之意所以維法一日不謹則法必壞謹之則在持法之人禁絕寘庸賦中取傭賦外而後可望平治也國家必財用不足然後加賦為人臣者欲以口舌爭之當事者未始不陰訾其言而事勢所迫亦必顯斥其議且國用不足其害顯而近不傷財不害民其利隱而遠為人臣者引義而爭



以意揣矣。人主必廢成法而後可多取于民。成法一廢。

猶馭奔馬者中道而去銜勒也。人所難測者心也。心所  
受成者法也。上之人舍法而制于心。人各有心。亦將舍  
法以求逞于上。朝廷每下求利之令。姦胥迎門笑語。貪  
吏握手相賀。公私之費。輸輓之艱。物未至國門。民已困  
矣。且無論及此也。只此求利之心。不可以昭示天下。求  
利之名。不可敷聞道路。所以項王求金。春秋不翅責以  
好利。而深究其廢文王之法。不克繼文王之體。以為非  
小失也。往時中官養花。嚴冬之日。納諸煖室。以溫之一  
時。得花不踰年而槁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民間微利  
盡取。則水土無演。物產必竭。如此而天下不亂者。未之  
有也。況天下之利不可盡取。不惟取之不義。蓋亦求之  
弗得也。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復以予民。民乃出。太守

詭人米珠珠遂遠徙後守不取去珠復還乳穴告盡數  
載刺史令明而志潔乳穴俄復此亦有天道焉非人心  
所能屬厭也禹貢之書所重者貢賦也必本山川之形  
形勢度土之肥瘠合十二州為低昂以為田者賦之母  
也舍田制賦弊必至賦有餘而田不足賦日益而田無  
從益也承平既久賦有定籍不必問田所在子孫襲祖  
父之舊蒼頭間主伯之疏姦胥欺慮謹之悞移易登降  
于其間版籍雖具有賦存而無田者有名存而無人者  
有籍載此人賦屬他人者有游移不定甲乙屢更必不  
可詰者惟司籍之史知之他人不知也一朝責鄉戶以  
供役則司籍之史故秘其主名以相販賣盈其所欲而  
後授以實籍其中取殷富而易輸者史則取以自入歲

責鄉戶柳配以實其郭廓而已矣此皆以賦繫人不以

責鄉戶抑配以實其郭廓而已矣。此皆以賦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端倪也。必也盡天下之田畫之為圖，圖藏于官，副在民家。名田之人注于圖，下十年而更書之。圖則不易，本田以覈賦。表人以覈田，自升斗以往必質于庭，有司公平仁恕，盡歲時之心力治其縮朒與坳贅。然後登于札而圖籍可定也。然而圖籍之始亦難言矣。柳宗元曰：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征賦亂。又曰：檢之愈精，其下愈巧。蓋地有肥瘠，則賦有重輕。人有賢姦，則籍有真偽。計多寡以制賦，必漏版盈于阡陌，別三壤以差征，必沃土書以不毛甚矣。畫一之難也。東京之初以度田不實，自河南尹以下，刺史守令坐死者十餘人。蓋均賦猶易，度田取難。非至公彊力之吏不能。

取姦黠而窒其孔隙。勿使以高為下，以有為無，以多為少。稍有孔隙，必成蹊隧。監司眩于名實，是不敏也。私其脂膏，是不恪也。如此則監司亦在罪辟中矣。東京長吏十有餘人，皆坐死。大率由此。其不敗者，竢時而發爾。故取民之制，必使出于畫一。勢家如是，編戶亦如是。桀猾如是，朴魯亦如是。坐皇堂如是，履疆畝亦如是。令出之後，不惟百姓不能肆姦黠，即官司亦不得行意指。而後圖籍可定也。理財總無善策，吏良而民富，皆善也。吏貧而民貧，皆不善也。管氏輕重，李悝平糴，耿壽昌常平行之，而善者有齊桓公、魏文侯、漢宣帝，以為君一時之吏，無敢倚法以削。是以適獲其利，其他計臣之策，既非先王生財之道，愛民之心矣。姦吏承立法之敝，肆其漁獵。

人主于此，刻各則激亂，寬假則容姦。或稍知其敝，更立

人主于此刻吝則激亂寬假則容姦或稍知其敝更立  
一法救之以為一紙之令遂可奪姦人之魄不知貪吏  
蠹胥先事而為之所矣何救弊之有故量入為出量出  
為人禁絕侈靡審擇良吏政之上也有事發取之事已  
亟弛其征抑其次也散下之利破人之積冀以益國用  
免乏絕止次矣王莽之末政令煩碎刑罰酷深富者不  
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聚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檢  
而覆匿之浸淫日廣盜賊之害言利之終事也何則政  
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輕去易止不得祀其祖考養其父  
母依其兄弟有其室家詒害若此酷也先王重薄斂不  
重蠲除取平刑不取肆赦人主不以喜怒殺人丕蔽要  
囚不為忍焉用赦不以重斂困人以萬民惟正之供不

為虐焉用蠲漢時寬大之詔下于正月蠲除在先徵斂  
 在後是以民知其極官無所蔽若徵斂在先蠲除在後  
 大率官食其實民受其名而已欲富國者當使君民之  
 力皆常有餘民之餘力生于君之約取君之餘力生于  
 民之各足蓋政令緩急能使物價重輕裁闊狹而取其  
 不待輕賦而民力可供也峻其期會刻其校勘則損農  
 利末損民利官之事多不必加賦而民力不堪故君民  
 一體先王之政也王安石立法事事政君民而二之先  
 王之法求當人心而後行安石立法事事責人以必行  
 所以事事為人害也凡人欲勝則思聚財財豐亦能滋  
 欲財不稱欲能無求乎財不足則欲窒欲彌窒則情彌  
 劇劇以待發能毋暴乎夫金氣既勝則土病而中和之

德微力高而少陽之力弱中和微則人失養少陽弱則

處以待發能毋暴乎夫金氣既勝則土病而中和之

德微力槁而少陽之力弱中和微則人失養少陽弱則  
生不蕃貨財聚于上則天下皆空虛矣凡積逋之弊非  
姦民頑黨無恥即貧民饕餮不給者也有司急于考成  
默以貧民之逋均諸平民而姦民窺此敢于負逋平民  
亦效之敢于為姦是以逋與歲增也又以朝廷數有蠲  
除未嘗返諸其人也要皆徂時觀變者受之而畏法樂  
輸者無與焉是使馴良常輸倍半之賦狡猾獨私浩蕩  
之恩為法不平故逋益增也又或為有司者苦于姦民  
難督別立苛法以補積逋使姦民有所逃遁但使緩諸  
歲月即有代為之輸者而其習益固其情益銳其類益  
蔓延故其逋又益增也欲治此弊必嚴禁有司默配與  
其代輸然後一意繩治姦民豈有不克者哉即貧民之

法	能	被	於	食	臣	均	綜	戒	有	之	通
乃	濟	之	災	之	聞	節	理	之	盈	外	舉
云	耳	矣	沴	哉	仁	賦	之	曰	縮	故	而
國	凡	陰	之	蓋	君	稅	周	毋	不	月	放
無	厥	陽	前	以	在	恤	亦	或	可	令	之
九	哲	相	是	慮	上	百	見	敢	限	特	又
年	后	寇	以	得	則	姓	此	侵	以	言	豈
之	昏	聖	年	其	海	第	種	削	定	于	有
蓄	謹	何	雖	宜	內	五	之	非	數	歲	冒
曰	循	禦	大	制	無	條	賦	民	恐	終	放
不	之	哉	殺	得	餒	請	不	以	有	不	者
足	故	所	眾	其	殍	以	宜	為	司	在	哉
無	王	貴	不	道	之	稅	列	天	易	季	若
六	制	堯	惟	致	人	倉	在	子	為	秋	夫
年	記	湯	懼	人	豈	以	戶	取	低	所	水
之	虞	之	夫	於	必	備	口	怨	昂	放	泉
蓄	夏	盛	水	歉	耕	旱	也	于	難	之	池
曰	殷	者	旱	乏	而	置		下	于	額	澤
急	周	在	為	之	餉			此	詰	又	在
無	四	於	敗	外	之			先	責	以	常
三	代	遭	堯	設	饗			王	故	歲	賦
年	之	患	湯	備	而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

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

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襍以權術

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

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儲粟號為

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

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

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

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

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

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

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年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于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賣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瀆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

或行丐鄰里或繼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

或行丐廩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  
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  
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  
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  
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  
十萬貫元敕令儲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  
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  
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  
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于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  
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  
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

言見文已

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  
 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  
 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放許從  
 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  
 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  
 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  
 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  
 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  
 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于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  
 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以稅茶錢置義倉原奏之惠及農者在優與價錢廣其  
 糴數以博勸官司果有視為急務穀積而農食其利然

必歲歲行之非貴粟則農不可得而重且必以稅茶錢

糴數以博勸官司果有視為急務穀積而農食其利然

必歲歲行之。非貴粟則農不可得而重。且必以稅茶錢  
兼恤之。或鑄耨鉏。或畜騾馬。地方官親行田野。遇農之  
困者給之。或以為非為政之體。此拘于墟而靳于惠耳。  
竊以後世王者徧愛民人。不如徧愛農人。農者多則水  
旱始無虞。盜賊之竊發。然則徧愛農人者。果僅屬意于  
農人否耶。春省耕。秋省斂。凡巡行所至。豈更無不足不  
給之民。而補之助之。惟農是求。惟農是問。是知于惠元  
元之道。行之固有本矣。設不愛農人。而惟知給穀行之  
不善。無益于農。而農不加勸。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  
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附。是兩匱之勢也。獨不見後  
世之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乎。故王者富民  
伯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篋篋。實府庫。夫耕

者之田資于富民富民之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召募浮  
 客分耕其中安坐四顧指麾亦其間而夜屬之民夏為  
 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人一違其節制以嬉而田之所入  
 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恆至十人  
 是以田主日收其半而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  
 於窮餓而無告而富者以其半供縣官之稅猶見為不  
 足於全力而不免於怨噫農夫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  
 飽而不免於怨非不均不平之甚者哉且守令之遷除  
 歲月靡定即能為召杜之慈祥不能使輟耕之無嘆而  
 況水旱之際所應優恤者本惟暑雨祁寒之農人為獨  
 急乎善乎方氏孝孺之論曰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  
 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託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

不足智愚之相縣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

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託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

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  
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平不能免焉是氣行乎  
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滂淪其  
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  
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于  
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哉斯乎智或  
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  
而餘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  
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  
立君師以治使得~~天~~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  
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  
說起故聖賢非為已設也所以為愚不肖之資貸財非

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  
法行于朝廷，達於州里，成于風俗，而入于人心。是以天  
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  
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  
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  
類，繇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  
濟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  
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數百家鄉。其人必有才智  
資產殊絕於眾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  
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石之  
家以上皆入稻麥，亦廩稱其家為多寡，寡不下十升多  
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眾閭守之，度其凡歲可

得千斛以備凶稅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  
 先富其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  
 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祀入粟多而及  
 人博者祠之左右叙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  
 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為  
 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眾謁祠而讀  
 之以為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之  
 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  
 率謁學暇則游于學問乎師有違過者于師乎治悖教  
 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於噉是誠豪傑  
 之用心已勉之哉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條

論兼井之象私  
 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  
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  
同不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  
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  
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  
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主能使禮讓  
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  
崇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  
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畜羣黎隸役同  
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恡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  
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  
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

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

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詩  
靡氓度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  
掩藏而易以閔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  
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  
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于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  
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  
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  
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  
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債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  
息罄輸所假常患不足疏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縣絕乃  
至于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  
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

得不乏富一家而破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與

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  
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  
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  
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  
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  
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  
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  
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  
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右臣前月  
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  
具條疏聞。奏令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于書曰。無輕  
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

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

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  
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  
為悽然動容每言朕于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  
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  
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  
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  
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  
竊惟陛下所以驚疑于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  
股肱耳目之任仰負于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  
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于所行居安思  
危億兆幸甚謹奏

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為富以民之強為強故傳至六七

見文已  
日干

百年而其禮猶行于天下。凡民數之獻拜而受之。登之  
天府。三代之所重。無有過于民者矣。民或一不能為生。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苟有能生之者。則或以為大邦之  
君。或以為小國之君。此承天意也。魏晉以降。班爵祿以  
官使之者。不知有民。廣學校以作成之者。不知有民。既  
其久也。鬥爭劫斂。不勝其禍。而民之不被其澤。匙有過  
而問之者矣。宣公請卹百姓。因事條陳。反覆千萬言。猶  
有視民如傷之意。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獨何與。王氏  
夫之云。言三代以下之弊政。類曰疆豪兼并。賃民以耕  
而役之。國取十一。而疆豪取十五。為農民之苦。乃不知  
賦斂無恆。墨吏猾胥。姦侵無已。夫家之征并入田畝。卹  
野愚。悞之民。以有田為禍。以得有疆豪兼并者為苟免。

唯疆豪者乃能與墨吏猾胥相浮

逃亡起死迴生之計。唯疆豪者乃能與墨吏猾胥相浮沈。以應無執之征。則使斂豪右之田。以昇貧悞。且盜死而不肯受。嚮令賦有成法。而不任其輕重。孤兒獨老。可循式以輸官。則不待奪有餘。授不足。而人以有田為利。疆豪其能橫奪之乎。賦役名數不簡。公費驛遞不復。夫家無征。一切責之田畝。田不盡歸之疆豪。不止而天下之亂。且不知所極矣。又曰太元元年。謝安錄尚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晉之禰政。魯宣公之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以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人者以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用之利。德之正。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疑。若夫土則

聖恩慎之民以有田為禍以得有疆豪兼并者為苟免

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唯役民以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徹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畝之粟，為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為一夫而貢其五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于五十畝之外，或儉于五十畝之中，為之一易再易，萊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稅之地，之不可擅為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

王者雖為天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

得稅之地之不可擅為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

可割王者雖為天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  
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土乎知此則度而征之者人  
之妄也不可度而征者天之體也此之謂體天經矣  
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于粟故勸相其民以  
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于禁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游  
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偷  
王者亦無如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  
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耕地廣有餘勤而獲  
粟者無所取盈贏廢而棄地者無所蠲減民乃益珍其  
土而競于禁其在疆豪兼并之世猶便也田已去而租  
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為有力者之兼并乎人各保其口  
分之業人各勸于稼穡之事疆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

書見文已

七品下

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久長。而民皆自得。此之謂定民制也。太元之制。口收稅米三斛。不問其田也。不禁兼井。而兼井自息。舉末世之制而除之。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盡。復古以型今。豈一切苟簡之術。所可與議短長哉。包氏世臣曰。聖王治天下。至纖至悉。莫不出于以民食為本。生之務盡其道。而不敢使有或耗也。者黃帝始制幣以通民財。書曰。惟金三品。懋遷有無。生民乃粒。今法為幣者。惟銀與錢。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以銀。其賣于市也。又科銀價。以定錢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是故銀幣雖末富。而其權且與五穀相輕重。本末皆富。則家給

是。卒。曷。以。早。不。能。為。矣。此。千。古。治。法。之。宗。也。

國家

幣雖未富而其權且與五穀相輕重本末皆富則家給

人足猝遇水旱不能為災此千古治法之宗也 國家

休養生息百七十餘年東南之民老死不見兵革西北

雖偶被其災然亦不為大害其受水患者不過偏隅至

于大旱四十餘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嘉慶十九年兩

見而已宜其豐年則人樂旱乾水溢人無菜色然而一

遇凶荒則流離載道屢受豐年而糞事甫畢窮民遂多

并日而食者何也說者謂生齒日繁地之所產不專口

食此小儒不達理勢之言夫天下之土養天下之人至

給也人多則生者愈眾度為富基豈有反以致貧者哉

今天下曠土雖不甚多而力作率不如法士人日事佔

畢聲病鄙棄農事不加研究及其出而為吏年侵所及

大略糞民尤受其害故糞無所勸相率為游惰西北地

廣則廣種薄收廣種則莫力不給薄收則無以償本東  
南地窄則棄糞業工商業工商則人習淫巧習淫巧則  
多浮費且如兗州古稱桑土今至莫識蠶絲青齊女紅  
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鍼線西北水利非不可修舉而數  
百年仰食東南其利弊固皆歷麻可數然未易更僕况  
吏非素習亦難猝辨請言近日日本末竝耗所以致民窮  
而不能禦災之故一曰烟耗穀于暗二曰酒耗穀于明  
三曰雅片耗銀于外夷先分晰詳指其弊而後陳救弊  
之法烟出于淡巴菘國有明中葉內地始有其種數十  
年前喫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則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  
不喫烟牽算每人每日所費不下七八文十口之家終  
歲所喫烟之費不下數十金以致各處膏腴皆種烟葉占

生穀之土已為不少且種烟必須厚糞計一畝烟葉之

生穀之土已為不少且種烟必須厚糞計一畝烟葉之  
糞可以糞水田六畝旱田四畝又烟葉除耕鋤之外摘  
頭捉蟲采葉晒簾每烟一畝統計之須人五十工而後  
成其水田種稻合計播種拔秧蔣木芸草收割晒打每  
畝不過八九工旱田種棉花豆粟膏粱每畝亦不過十  
二三工是烟葉一畝之人工又可抵水田六畝旱田四  
畝也凡治田無論水旱加糞一徧則溢穀二斗加做一  
工亦溢穀二斗以種烟之耗糞與耗工乘除之則其耗  
穀殆不可計算不僅占生穀之土已也且啟南畝之民  
為做烟打烟包烟者其數又復無算至各處開烟袋店  
鋪烟袋頭尾大抵銷青黃銅錢為之制錢十文重一兩  
而好銅每兩則值制錢二十餘文故雖嚴法不能禁沮

歲惟烟之費不下數十金以致各處膏腴皆種烟葉占

壞錢法此宗最大且做工之人莫不喫烟耕賴未幾坐  
田畔開火閒談計十人做工只得八工之力其耗工又  
復無算減穀亦無算所謂烟耗穀于暗者其弊如此古  
之用酒有三以成禮以養老以養病非此而用酒則謂  
之荒酒酒書酒誥言之最切竊謂周公以忠厚立國明  
德慎罰而羣飲者即執拘以歸于周似乎太苛自往來  
吳越齊豫之郊見荒郊野巷莫非酒店切倚悲歌莫非  
醉民然後嘆周公立法不為過當嘗以蘇州一府推之  
而知酒之為害不可勝言蘇州共轄九縣為天下名郡  
然合九縣之境南至平望北至望亭西至廣福鎮東至  
福山截長補短不過方七十七百里名城大鎮山水所占  
五分去二得產穀之土方百三十里每方一里為田五

百三十畝方百三十里共計田九百十萬畝蘇民精于

五分去二得產穀之土方百三十里每方一里為田五

百三十畝方百三十里共計田九百十萬畝蘇民精于

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

石麥七斗抵米五斗當歲產米二千二三百萬石蘇屬

地窄民稠商賈雲集約計九屬有人四五百萬口合女

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是每歲當食米一千四

五百萬石是五年耕而餘二年之食且何畏于凶荒然

蘇州無論豐歉江廣安徽之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

萬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釀于家本地所產耗于酒

者大半故也中人飯米半升黃酒之佳者酒一石用米

七斗一人飲黃酒五六斤者不為大量是酒之耗米增

于飯者常七八倍也燒酒成于膏粱及大小麥膏粱一

石得酒三十五斤大麥四十斤小麥六十餘斤常人飲

燒酒亦可斤餘是亦已耗一人兩月之食也以蘇州之  
稠密甲于天下若不受酒害則其所產之穀且足養而  
有餘其他地廣人稀之所可知所謂酒耗穀于明者其  
弊如此雅片產于外夷其害人不異鴆毒故販賣者死  
買食者刑例禁最嚴然近年轉禁轉盛其始惟盛于閩  
粵近則無處不有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喫雅片者不下  
十數萬人雅片之價較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至少需  
銀一錢則蘇城每日即費銀萬餘兩每歲即費銀三四  
百萬兩統各省名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近來習  
尚奢靡然奢靡所費尚散于貧苦工作之家所謂楚人  
止弓楚人得之惟買食雅片則其銀皆歸外夷每年  
國家正供并鹽關各課不過四千餘萬而雅片一項散

銀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賦夫銀幣周流鑄產不息何

國家正供并鹽關各課不過四十餘萬而鴉片一項散

銀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賦夫銀幣周流鑛產不息何以近年銀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厥扁危實由于此况外夷以泥來內地以銀往虛中實外所關匪細所謂鴉片耗銀于外夷者其弊如此烟酒耗本富稚片耗米富既悉其弊則救之不可無術烟本非例禁農民種之商賈業之若驟加禁絕則商民並受其累而胥吏譎索之後繼以包庇必至立法不行惟有預飭大吏徧行愷示假如甲年下令則乙年禁種丙年禁賣其甲年農民所種之烟仍可收利乙年遵令改種他穀于農民豪無所損甲年所產之烟不過足供乙年之賣商賈漸收其本改營他業于商賈亦無所損凡植物一年不種其子即不能生禁之之法不必科以重罪但令犯禁種賣者他人

取之無罪則自絕耳禁絕之後以種烟之土種穀又分  
 其糞與人工以治他畝穀之增者無算矣廣設燒鍋本  
 在例禁今但加嚴禁民間不得私釀本係兩漢唐宋相  
 承之舊法且專為民間惜穀而杜飲食之訟出聖人愛  
 民之誠與天下共見豈復有所格礙然釀酒皆在深宅  
 非如種烟之于田野若司事者奉行不善誠恐徒多驛  
 騷于實事反屬無濟必各直省院司大吏皆得人率其  
 所屬盡心民事上下相孚之後乃可議行此政也雅片  
 之禁本嚴而愈禁愈盛以中其毒者則難以自止而司  
 禁之人無不早中其毒又復得受肥規即再加嚴法終  
 成具文此物內地無種自嘉慶十年後浙江台州雲南  
土轉販至澳門加以藥料方可吸食是內但絕夷船則自  
亦待販成于夷藥仍不得謂為內物

本塞原一切洋貨皆非內地所必需不過裁撤各海  
 而

板本塞原一切洋貨皆非內地所必需不過裁撤各海  
關少收稅銀二百餘萬兩而已國課雖歲減二百萬而  
民財則歲增萬萬藏富于民之政莫大于是說者或以  
為<sup>回</sup>市已久而驟絕之恐生他患從來外患必有內<sup>蟲</sup>  
通商各國以英夷為強然其地其民不足當中華百一  
前此屢次驕蹇皆洋商<sup>回</sup>之而邊鎮文武和之夫海防  
大政也亦常政也<sup>回</sup>市後司防者上下握為利藪廢弛  
本職而反張夷威以<sup>回</sup>唱中外見今東西兩洋皆與中  
華<sup>回</sup>市西洋來市東洋往市西洋夷民所必需者內地  
之茶葉大黃則照寶蘇局采買洋銅之例准商人攜不  
禁貨物赴彼<sup>回</sup>市彼貨仍可通行西夷更何詞之有且  
關撤則洋商罷表目無漢<sup>蟲</sup>為謀主自必駟帖義與利

書見文已

常對待而文勝征利自上行下則大夫士庶皆爭利而不事事一旦撤關罷稅則薄海共仰賤貨之至德誰不爭自濯磨以求稱上意者設有逆命夷民不過自外生成以求死耳而何患乎大聖斷于中與明智有遠識之大臣熟商而行之天下臣民曉然于宸衷之眷念民夫天所助者順人所助者信民皆力稽士學為張吏知求依風雨時節庾州餘蕪斗米三錢行千里不廢糧之盛可翹足而待也昔明太祖克婺州僉院胡大海領兵圍紹興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太祖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太祖怒曰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自抽刀殺之吁是何威信之行哉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于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于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于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謀蠹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稽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原博傷善之覺深所以有國有

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掎克。斂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日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褻。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掎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

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

靖諧服護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督術冒聖哲之所

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  
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傷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  
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  
迹其姦蠹曰滋<sup>長</sup>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  
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  
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  
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公舉朝卿據臣所言閱實  
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  
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  
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  
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  
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儲別庫以為羨財

唐書見文已  
七

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  
贏餘之資。稍宏心意。所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  
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  
應命。供辦皆承前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放入獻。  
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  
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  
比于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  
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家醜直。天子轂下。囂聲  
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于人。欺天陷君。  
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  
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  
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

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  
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  
行哀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  
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襍貨  
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  
羨餘悉令移入襟庫以供別敕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  
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  
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  
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  
藏庫遺漏不繆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  
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  
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

唐書見文已

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  
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因上無畏示人不慚  
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  
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  
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  
遂于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儲贏餘以奉人主  
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于人人  
不足乃資之于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  
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  
途其將焉取陛下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忤寵私益  
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  
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

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散竅或非法

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  
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穀或准法  
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  
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  
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  
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  
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  
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于方  
岳賈愁怨于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疏<sub>妄</sub>亦曰殆  
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茲  
威既阻于四方儉態復行于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  
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  
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

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于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襁夫，痛憤切于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穹蒼。而延齡以冒折取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貨，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悟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寬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救度支，令儲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

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

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

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  
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  
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  
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迹軍城無旬  
日之糧將卒整整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  
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  
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卿猶應辰象任居六事  
實代天工內總轄于度官外敷化于列郡舉措繫生靈之  
命得失關理亂之原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  
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  
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于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  
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

忠懈于夙興多闕朝會之禮徇其鄙次大墮省署之儀從  
郎曹于里閭視公事于私第盡室飲官府之饒填街持簿領  
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  
指揮搗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凭怒莫敢入言  
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于  
滯淹筋力困于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  
闐闐衢巷列屠肆之市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  
殫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  
為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  
之以以均平益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  
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因而公用足威不厲  
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

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憚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

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憎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  
委于胥吏末流當給者以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  
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  
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于節將交  
私匪止于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敘固亦可知  
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  
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  
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  
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于人朝廷有動色之爭  
則攻鬥之禍流于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  
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  
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  
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  
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  
既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  
志。惡怒是凭。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  
四方。慎選度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  
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度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  
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  
齡率加毀訾。或指証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  
或億其心志。哀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証。匹夫見凌。猶或生  
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  
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

漸覩於麾下。憤恥于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斂。

漸醜於麾下。憤恥于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釁。

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幾彼彝典。逞于兇懷。

氣吞等夷。隸畜即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不肯

曲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

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

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息

然禮義之府。蟻汙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

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

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

修。減其菑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

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于街市之間。虜奪公

私。襍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

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

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  
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葛葉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  
供所用既多恒須儲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  
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  
濟延齡悉毀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贖  
利及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餼輟  
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于省署崎嶇求  
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  
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  
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  
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此是以不復詳  
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遇事執行應足

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

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  
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殫闕  
遺愚智共知士度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  
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  
謂之孤忠可託腹心以進其好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  
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欺  
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  
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  
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  
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  
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  
者無繆好者不妄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

善學見文已

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于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茲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表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

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虐政，所以

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  
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  
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  
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于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  
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  
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誦。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  
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  
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  
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豐而財  
貨不給。未之有也。因以喪邦失位者。故曰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妄。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  
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

利用克宣。人度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  
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  
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  
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  
賴于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  
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  
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  
陛下初膺寶歷。志剪羣兇。師旅繁興。徵求竊廣。權筭侵剝。  
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眈戾。  
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  
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于人。而暴令驅迫。以至于是也。

于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餽貪卒。此時陛下

于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亮渠以餽貧卒。此時陛下  
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  
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度物空  
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  
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閤默而遣之。又嘗宮門之  
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于人。乃剝親  
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  
馳。咸未冬服。漸厲冰沍。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  
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眾無  
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  
邪。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眾戾同。其憂患與士伍。共  
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

附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浚于人。而暴令驅迫。以至于是也。

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于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懣死義之心于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姦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于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儲之內府方爲己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

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

勸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

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  
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  
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  
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厲身修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  
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  
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  
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圖永為子孫黎元垂可大可久  
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直更縱愆  
衷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  
言墮其姦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豐聚盈利歸君  
上是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于所任咎繇夔契  
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橋之壁行而周厲嬰

善學見文已  
七日

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  
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  
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蓄之家理有  
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  
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sub>冀</sub>辟則似為眾所擠故欲保持  
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改過  
不吝去衰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中古  
試可乃已載于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  
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  
恭挾詐之人亦有黨衰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  
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迹罪必有端陛  
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

實與眾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迹可稱而罪端無據則

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迹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衺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厲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迹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于下釋嫌構之迹疑下之于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衺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輒乎陛下若必與己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恥過忤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于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以言

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

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  
為證。只如延齡，~~忠~~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  
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  
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  
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溷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  
恩。隨眾浮沈，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  
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懼情下，餌饜口良  
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網繆帳宸，一  
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  
遷之軌，跪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  
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  
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

由惘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

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無諒察。軌

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  
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  
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惟微  
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  
首再拜。

書

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  
乘其運，是以動必有誠，而告無不利。宣公隨蹕奉天，奮  
一人之筆舌，其所諫，則有不聽。蒙塵天子，不半載而即  
還舊京，亦度幾名世之才矣。乃以廷齡之姦，竊直斥之  
而未變，于初幾至，不保其鬻領，鼓扇軍人之譖，豈獨裴  
氏能之。德宗聽之哉！日抱此不盡之忠，而顛顛以歿，愛  
憎中變，即聖如周公，亦難久立于訛。阮之朝矣，與吾于是

書見文已

書見文已

不能不為後之賢者作一解矣。善乎呂氏坤曰：諸家解  
夬卦，不鑑千古覆車，而復走其敗轍，令人驚死。愚惑以  
經文正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讀易所以用此易。若如  
諸家作用，十人十敗，百人百敗，以待小人，猶不可況上  
六權勢薰天，挾天子而據之上乎？蓋五陽之訣，小人以  
陰用者也。若如朱傳言明正其罪而盡誠以號呼其衆，  
相與合力，豈有濟事之理乎？徒自齷粉耳。揚于王庭，小  
人得志，顯據威靈于王者之庭也。若乎而任真實推赤  
之心，號而章仗義執言之口，必有危厲，不但公朝不當  
如此，即明告自邑，亦不利于即戎。蓋幾事之密，獨知猶  
嫌于疏，妻子猶懼其泄，即戎之道，豈利如此？必如何而  
利？利有攸往，言在此事在彼，聲在此，實在此，彼方獲其利。

耳收往者自初九至九五漸進密謀不動聲色及至疾

耳攸往者自初九至九五漸進密謀不動聲色及至疾雷不及掩耳此決小人之道健而說決而和此去小人六字訣也正名其罪號嘯其衆相與合力說乎和乎何謂揚子王庭言一柔乘九五于之上耳經文甚明諸家解不知何所本耳決小人而至于有厲可謂危矣何以故乃因其堂堂正正信實號嘯以光明行之故耳蓋五陽不難于光而難于密故戒其光也身自邑雖非外人然婦人之口可以出走雍姬是已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管蔡是已所尚在心乃自窮之術也即我何利貴在自治難得五剛以漸而長必至于乾一柔豈有不終之利理若初九居極下之地懷疾惡之心負陽剛之性而壯于前趾以往則厥足用傷不勝為咎矣蓋敵人之道勝

未利有攸往言在此事在彼聲在此貫在彼方獲其利

而後戰非戰而幸勝初九無勝算而勇往所謂暴虎馮河者安得不咎國家之事不告于君則自專自專者敗明告于君則必泄必泄者敗不敢不告不敢顯告得中道矣蓋上六之惡亦九五所惡而不敢圖君臣協謀戒何足慮乎既已離于下勢未得于上無決之藉故曰位不當也聞言近于聰不信近于不明乃所以為明也若明則反不明矣當五陽之密謀已玩上六于股掌之上矣至此而號召聲罪以致其討六何說之辭而聖人不忍也曰吾所以待六者無遺智有餘勇無事乎號自然有凶天網恢恢不扁矣故不盡法以竅其自凶或服罪請死或悔禍自新亦聽之矣孔子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六上必變而為乾豈有可長之理哉蓋去惡之道圖

之于始萌者易為力圖之于既盛者難為功當此之際

之于始萌者易為力圖之于既盛者難為功當此之際  
疏則禍及其此激則禍及其國孔子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其幾事不密則害成傳中孚號惕號無號  
是一意聲罪致討也乃光中道不明未光是一意智深  
勇沈也必去處見健見決不可處用說用和至于留有  
餘不盡力之而不用尤見聖人手段蓋神武不殺者有  
餘威兵戈不試者有餘仁財用不費者有餘積養成其  
惡而殲之兩有過矣故留不盡之法有餘體與其令小  
人死而無悔不若令其生而含羞有餘恩不善用者如  
五王之留三思既為去之罪人彼誅宦官而殺及無須  
與貪功而殺降則亦去之罪人矣獨怪刪定方終旋罹  
兵燹書之金縢詩之邠風載周公遭變之事取為詳盡

而自漢以來說者紛紜顛倒失其本末鄭氏以辟為避  
 以居東為出居東都驗之伐柯九罭諸詩辭意良合至  
 注罪人斯得云是周公之屬黨為成王所得則可謂迂  
 僻而難通矣而又曲解鴟鵂之詩以傳會其說支離牽  
 強抑又甚焉然則鄭氏之說雖較勝諸儒而亦復有所  
 未盡也且鄭氏知周公之避而未知周公之所以避所  
 謂見表其不見其裏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周公自  
 克商以來曷嘗一日忘東方之患哉向以王室未安四  
 方未集至于請命三王願以身代武王之死則聖人之  
 深識遠慮亦從可知矣四國之變非天下之小故也武  
 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而闕周王室而管蔡  
 以骨肉至親為之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

百全當此之時周室之不亡者幸耳然猶以周公之故

百全當此之時周室之不亡者幸耳然猶以周公之故  
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謫為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  
而後逞成志于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惟霰禍亂之萌  
見於此矣而周公于此顧乃懵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  
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于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并  
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愾幸于一日之成功則周  
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也豈忍料其將為變哉此以施于使諫監之時則至言也  
施于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謫而不辨者是君  
子也無故加以篡弑之名而妄然不問則冥頑不靈  
之人而已矣况其為反間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妄然受  
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

以骨因至親為之陰伺世世其具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

不料其為管蔡而心識其為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  
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  
為終身之大感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  
也曾參殺人至于三告則投杼而起而謂周公必當守  
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已哉且夫  
周公之不可避也亦明矣王室未安四方未集則武王  
不可死武王死而周公存則周公之身一武王之身也  
而周公不可去人謂成王疑周公于勢不得以不去固  
也而不知周公豈苟去者哉鄭氏之說以為避位待罪  
以須成王之察已者此周公之迹也乃若其心則欲就  
居東國密邇商人得以陰察諸侯之動靜而為之備也  
蓋周自后稷公劉以來修德行義十有餘世大統甫集

而忍焉喪之此周公之所大懼而不能不以身任者

蓋周自后稷公劉以來修德行義十有餘世大統甫集

而忍焉喪之此周公之所大懼而不敢不以為身任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若但引嫌畏罪鯀鯀然為一身之憂為于先王何與焉至于三年之久然後主名區處一一得之故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非一之辭也得者廉而得之也鴝鴉鴝鴉取既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為憂而公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吾于鴝鴉見人道之極焉鴝鴉取子以喻管蔡為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鬻子之閑斯所以末滅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于閑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于大聲而疾疇自書契以來哀痛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史臣以于後二字擊

書見文已

文已

于罪人斯得之下。實與詩之辭旨表裏相應。明白無疑。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闕而不章。豈不惜哉。或曰。然則成王得詩而欲誚公何也。曰。非此之謂也。史臣自管蔡流言以後。即備記周公之事。而未論成王之心。故特著此句以見之也。周公去位而成王不留。居東二年而成王無後命。及得鷓鴣之詩。猶尚不悟。但自始至終。未敢致誚讓于公耳。此出後人之手。次第曲折。凡幾言而後盡。古人記事文約而旨明。一言蔽之。而情事了然矣。故言亦有舉後以包前之辭也。所以上結流言之案。而下起風雷之事也。說者便謂成王得鷓鴣之詩。始欲誚公。殊失作意之本意。而鄭氏箋詩亦由此致誤。是亦拘文章義之過矣。或曰。風雷之變。周公所不

能逆料也。向使成王不寤。周公不歸。四國之兵乘間而

能逆料也。向使成王不寤，周公不歸，四國之兵乘間而起。公于是時將坐視而不為之所乎？曰：公雖以待罪居東，而親則叔父，尊則冢宰。詩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公之親貴，蓋亦不減。齊平日矣。洛邑天下之咽喉，而師之屏翰也。北阻孟津，以距商。東據虎牢之險，以控諸侯。而公以成周之眾，坐鎮其中，此亦足以待天下之常。非而無憂王室矣。彼四國陰蓄異謀，旦夕思逞，而二年之中，環視而不敢動，則是畏憚周公之明效也。漢七國之亂，有一梁孝王為之扞蔽，而吳楚齊趙之兵不敢敖行。而西嚮，況以周公元聖，豈僅孝王之比哉？於噉此周公之遊，所為熟思而審處也。或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周公之歸也，何以不即舉兵而待商人？之發難乎？曰：武

發誤是亦柳文章義之過矣或曰風雷之變周公所不

庚管蔡之惡未形而周公探其衷謀而逆誅焉天下不  
服也周公不忍也張皇六師有備無患而已矣此鴟鴞  
之志也於疇宣公有知得官以周公此舉為可望而不  
可能也與然則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為教不誠可以  
事父可以事君也與哉

浙江圖書

翰苑集原叙

權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于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于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深陽令偁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于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椽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

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度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

艱難危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譏語。不以

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于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于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

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

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度政失  
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  
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于吏  
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  
參納劉士宜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  
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于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  
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  
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  
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為同列以公排袁守正  
心復異之羣哀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  
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詐于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  
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

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

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  
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諂不著書惟考校  
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于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  
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沒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  
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文誥伸之為典謨俾獮狡向風  
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  
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  
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  
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  
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  
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  
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

怨望鼓扇軍人也敗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

而無命終于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幸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然昭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叙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於擘先王經邦定亂出于至誠亦既德澤在人功冠唐

於疇先王經邦定亂出于至誠亦既德澤在人功冠唐  
室矣迨夫屏黜而歸于是天子有虛眩之疾百姓有飢  
餒之疾逆臣有貪蔽之疾遠臣有怠荒之疾有司有蚩  
緣也侵漁之疾受黜之臣復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夫  
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國焉不危先  
生欲醫是以臨民已不可得欲以仁義為藥以政教為  
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逆臣復不可得矻矻焉撰集  
醫方敷門卻掃已欲斯民之無疾疾又可得哉於疇使  
臣以禮事君以忠當戰國人心極壞之時齊王猶得聞  
亡國之言于貂勃李唐君天下者百七十載而瀕于亡  
德宗之復舊京安社稷也伊誰之力哉昔貂勃常惡田  
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

單何以單得何罪于先生故常見譽于朝貂勃曰跖之狗  
吠堯非貴何以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  
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  
時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  
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  
任之于王王有所幸臣九臣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  
語于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  
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于楚王王曰  
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  
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于王夫一人之身而牽  
畱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  
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

心振窮補不足布德于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給

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猶撫其

心振窮補不足布德于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給  
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  
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  
五日而王曰子無罪于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  
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  
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  
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  
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  
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  
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于安平君者哉而王  
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  
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懦

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  
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  
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于道歸之于義以為不可  
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于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  
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  
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  
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色萬戶由是觀  
之陽城之救敬與子非不能紹貂勃而繼前哲而一王  
之天下曾不能如齊王之震无咎者勢也君天下者  
可不以之為戒

書目文已



浙江圖書館

六四

八  
清  
点



有學  
藿正言



浙江圖書館

五本車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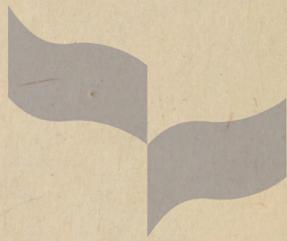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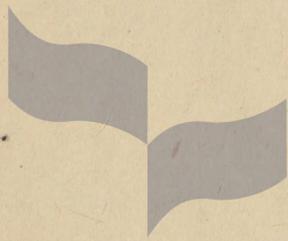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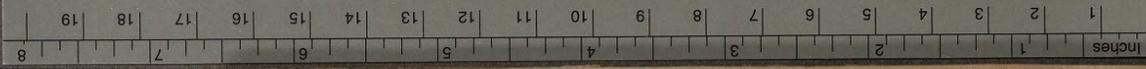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